祖朝中

朝野輯要

十一

朝野輯要卷之十八

仁祖朝中

丙寅奴兒哈赤侵闌外 天朝將袁崇煥年二十七用兵如神為經略鎮廣寧虜大挫連破奴兒哈赤憤恚疽背死 死命立世子貴榮介榮介讓於兄弟弘太時曰汝習勇勝我須代立弘太時遂立明時種子潤亡命後虜謂弘立等曰本國盡戮爾之妻子頗與我借虜兵復讐朝廷縱弘立妻子籌堂上議入送以示恩恤且探賊情路梗不得達

丁卯正月虜大舉入寇 先是甲子長湍至平山大雨雹小如鶉卵大如鉢牛馬觸死

乙丑二三月六旬大霖雨八月彗星見東方圍城雌雞化雄軍威牛產一犢兩首一體

九月太白經天十二月西方星戰 祐時亂中丙寅昌城雨雹入面口鼻皆具結成古

有谷碑鬼有七大石自海出上碑野有哭聲至丁卯二月雨草葉盡赤又妖星見光
芒燭天入天高流星出傳舍入騰蛇狀如瓶長七八尺光照地有聲 十二月有赤氣
如人形京中多妖怪山僧来自外方臨眉超逸入腹松枝洒々散落赤血流出
井中鵂鳴功臣屋樑鬼哭元老堂中虎入禁苑法鐘流汗又訛言虎入闕庭
兵跟捕 是月十三日虜騎渡鴨綠先使人登南山呼曰大金國二王奉命征討十
四日金二王子阿敏隨水將數百兵至義州府尹李莞又失軍心軍卒解弛 初
昏韓潤變着華服潛隨虜騎入城曉賊圍城潤焚軍器一城大亂反張開門納
賊城遂陷李莞及判官崔夢良被執賊言以李莞祭天莞舜臣姪子也 當其
叔中丸時領衆破賊有名稱至是倪感州妓薛腰遇賊害賊誘降夢良夢良
罵曰犬羊何為至此賊所殺之即剃本國人髮編其行伍弘立朴蘭英與信男

韓潤皆在賊中信男尔我國人投虜者賊到處昌言曰今日之事為前王復仇矣
朝廷遣張晩平金起宗鄭忠信申景瑗等禦之虜兵攻陷凌漢山城殺宣川
府使奇協擄定州牧使金搢郭山郡守朴由鍵搢由鍵乞降一時剃髮納其妻子
置帳中行軍則使搢由鍵各率其妻妾之騎搢由鍵罵其妻妾央即妻妾罵其
夫不忠講和之後由鍵搢與其妻妾自虜中出來六鎮充軍搢在充軍著軍語
虜兵三萬六千騎先到定州宣言速出降二十二日賊到晴州江脅降甚急城中使軍官
稱中軍出見賊二酋與弘立坐交椅蘭英平坐酋曰急々出降約和飲酒三盃而還之
諸將慴慄牧使金浚奮曰　君文待而食祿臨亂偷生乎即使登山呼曰我國只知戰
與死而黎明賊并進彼此相搏勢如風雨賊薄城中兵使南以興與浚手持精
弓倚樓亂射賊一時圍住浚等遂焚城弓屋宇騰空以興浚及復讐將金良

彦等浚子有聲女羅氏婦妻皆燒死城未被圍時宣傳奉命入城以興刺血書
啓曰孤城受圍勢將難支若主將督軍來圍求援則臣等庶免陷滅之虞
司尹暄擁兵一日之程坐而不救臣等死而已矣 尹暄棄平壤而逃黃兵丁
好恕亦棄黃州直以金起宗代尹暄申景瑗代南以興李楹代丁好恕黃
兵李楹兵敗與黃州判官李瀣鳳山郡守羅德憲新溪縣令李以省皆
被執獨文化縣令慶信浚力戰被害 北京使李壽男南兵使邊熇領軍
追聞西時都元帥張晩在松都忠清兵使只率數千兵屯銅雀津公州以上
寂然無備以金長生為全羅號召使張顯光為慶尚號召使之募兵勤
王朝有避兵之意十四日都體察使李元翼與左相申欽府院君韓浚謙等奉
世子南行兵判李敏求巡檢使沈器遠從德使柳斐然東陽尉申翊聖從之二十

七日 大駕奉宗社入江都 領相尹昉 右相吳允謙 吏判金瑬 二相李貴 參判崔
鳴吉 金自點等從之 初朝廷送弘立叔父晋昌君姜絪及弘立妻子璹于進中
弘立詳知宗黨俱存 反正後善類滿朝 始有悔意 虜雖勝乘而亦深來
遣劉海議和 又遣弘立等來朝廷許之 初丙寅設號牌法 無牌者刺人心多
擾 時京有十五歲任兒不佩牌 將殺之 借曰犯法當死 願所去耳 而死 蓋指曙
貴二也 及虜來至 曰汝國何為號牌侵虐 至是 命罷號牌 罪俾者去歲誅
無牌人 令其罪帶牌人 人多誤之 三月初三日 命尹昉吳允謙李聖求崔鳴吉與
虜賊講盟 穿壇江都西門外 夜半會于壇上 刑白馬殺烏牛 祭天約誓 賊誓文曰
朝鮮國王與大金國二王子立誓 兩國已和 今後朝鮮若與金國存不善 自生
天降禍云々 我國誓文曰 朝鮮國與金立誓 兩國已和 今後若我國與金國違

背則皇天降禍云云又請私盟朝鮮大臣云云金國大臣云云旣盟遣李弘望
奉室原昌君楨王弟出質虜引兵還殺掠不可記　斬尹暄竄丁好恕臺
請并誅好恕而
上特原之旨念漸道之忠也時臺啓請斬暄　上久不允貞惠翁主乃暄之從
子婦也因事入闕乞其命　上曰當付公論予何低仰姑氏詣闕之後予貸其
罪則人以予為私翌日光臺啓日月錄曰南以興不恤軍民頻殺施刑防守
之衆全不留意人有責之則切臣輩忌我縱人談悉不得不如是果偵探
事則以興便可乞免旣不去則必盡力備禦而四萬親兵能自保反許一日
程之監司不来相援若監司赴援則能保安州耶暄兄昉時為領相暄罪
本不知死

上以其族屬欲殺之臺官雖列論內實不忍約以明日停啓 上知之遽下允

音時瞳方與洪命世對奕倖聞有 允命命世痛哭瞳待日事已止奈何遂

執刑人多寃之金尚憲時赴京還語人曰朝論不明使尹次野見殺此朋友之

羞也四月大駕還京陞江華為留守府東宮亦湖還 遣權怗等以被虜

危迫覇靡等情奏聞 天朝臺啓張晩身為元帥先自逃竄 命削職

付處 伸甲子死人奇自獻等寃 初李廷龜金藎國張維往見胡差

蔦尾屖論定約條 天朝乃父母之國今不可以汝國和故背之也劉海詭骨

大等連日力戰劉海怒拱手曰不但禮義忠信可冠於天下誠可敬也我當

共于二王子即為書問之二王子若以朝鮮大背 天朝亦好意任從其意只

與我堅定盟好云云 五月劉海與昌原君出來置軍兵于一路平泉丁巖百

直來京城以　上不親候禮詣之　上不得已設酒海頗與天顏接口　上問弘立
對曰胡人大盟也　上曰然不可從也海請與叩背　上又問弘立弘立對曰此
亦一誓也　上從之弘立蘭英各娶胡女皆劉海妻弟也李以遼人入建州為
貴盈哥養女婿留分給遼民五百餘口以備使役至是海率兩女出來遼人男
女皆從之京中無不傾路乃分送各道大小官鷄石漫筆曰鄭錦南丁卯亂
從體察張公鄭語余曰虜意在和得和即去耳竟如其言蓋鄭習知
虜情故耳　上幸江都聞胡差講和崔子謙曰姑宜致接聽其言而處之
不當遽斥大抵羣議皆欲和而莫肯發口子謙主其說甚力於鎮海樓
中和事遂成雖斥和者外為大言內實幸和之成是浮議不敢明言惟子謙
首發無所顧避卒以是被彈和日諫尹煌啓曰我國以無名和請於虜果

是不降乎 教曰尹煌發言之由條問啓回啓曰臣失言斬臣可矣 上止曰
閣職兩司爭之今復職 姜弘立朴蘭英代質與乎何由本國與信勇無
子還去我國請得韓潤處不許弘立還上後漢女又來野華再多弘立轉減
心之誅頒命毛都督聞之推其女而去毛差又刷姜朴野華唐人八十餘人而去
野史曰賊兵深入無弘立誅等之謀且稱王都元帥奉賊令出榜諭民
其逆叛顯著不為梟示蒙衛而自 上反賜之坐而見之國家之辱極矣又
又豈忍厚其子以悅其心哉 東平聞見錄曰弘立引虜人而來以復君讐為
辭蓋欲發廢反正或是前代之義也及至境上聞金沙溪鄭愚伏張旅軒
皆黨進乃驚曰此人必不以非其道立朝其言大沮賢人之係國家輕重如
此

姜弘立相臣士尚之孫參判紳子出師時母鄭氏年八十餘揮淚訣別曰汝家
世受國恩幸勿墜家聲無以老婦之故有他心也及弘立投降胡雖相聚
撫良叢棘之倫生實降之奴弘立既降崇華題詩曰去國萍蹤貫虛
嗟吾誰到處即江湖猶負謁節無南北知己酬恩敢有多孫陳已能辭
枳棘不淵元自化漢陵蘇卿千載真堪笑濫作羞羊偶奈何弘立以所
領降倭三百萬于虜酋降倭各自聚且曰吾三百同心齊一可當百虜騎
羣醜歸報 朝鮮不亦烈丈夫乎弘立密知之痛告虜酋使盡殺其降倭
甲子弘立初聞韓潤言欲東征言于虜請爲前驅仍爲假王當用兵之際
十萬之衆可言辭矣虜酋曰君何以欺我本國若此哉終不聽及弘太姑立
又請之太始遂發兵韓潤爲鄉導將行太姑擲一顆金印與弘立曰先生仍行

佩之弘立驚喜踴躍曰姑勿先泄但嘿之於心入寇後聞其家屬被虜色哀曰
爲韓潤所賣及其叔綱到陣見弘立泣曰父母之國不可背弘立使人投金帀
于水歎曰大計歸一夢徒積一身殃弘立十年歸國皇尋古井觸目悲楚之
綱責曰汝何面目復拜父母之丘墟嫂氏臨別語汝不念之耶又有以金將軍
傳來云者卷中畫金應河獨立血戰弘立覽畢歸居勝拜伏狀瞭然如
在目前弘立面色如土又卷書處降元帥詩曰一日受越青冥夏日勝臨
危樹乃悟先登偷生是急天是舊巴命爲榮盡氣壇節義一朝歸放
蕩烟常萬古臣皈崩臺山裡骨難堪乾泉何顏拜　穆陵其二曰讀聖
賢書問是何誰高官大爵自爲之只看東馬傷三戰忍學單于近九達
年音許身朋稷契即今被髮雜蛟螭徒令今士民全節獨受三韓高

代唯弘主讀未終曰吾只悅死矣弘主在道堅遁城卿授皇明蘇學士
女時〻蘇女奔到本國朝廷抑留不許與弘主相見蘇女手書傳弘主弘主再往
却令遂死或云自值死埋于先山傍麗過者指爲姜露之墳稱去蘇女
姜承旨倚弘主往叙也明易理視天象知主在亂嘗推一家人命曰家族
當得是卿神字也王在伸爲東伯一門〻消避亂於關東又曰藏兵門者弘立
也嘗路見乳嬰於兜之即抱歸陰害問生年月日歎曰大兇也其兜即
象林登第爲校書正字從謂姜〻一口百〻爲於象林驚謝姜申〻
不正从弘主陰露將有堪宗之禍象林時爲吏判洗然覺悟思可救之道
然見領相樗里樗里面有憂色若有所思象林訴之問曰公曾之姜承旨
乎樗里驚曰果親矣何問也象林具道其受托事樗里嘖〻曰一妄公神

人也我西方嘗學此於西善言須與其時曾國一宰相同爲讀法之之到今

善將言劉君每每可救民瘼憂歎書其所謂宰相即君也於是人指畫通

論東人衆類毋人以口舌善譁

劉海以逆人投虜爲王子壻親幸用事 天朝詔下捕海海帝閣荊州牧銀

高而去海本我國嘉州人本姓陳名敏又名應昌也遭倭變一家九人被擄

海入靼督劉張軍眉姓夏名海緣投虜于叩以朝貢往來我國民東海陸

名興祚奪其弟興基興法興良等焚其弟若燒死狀奏降毛

文識信任之興祚起寧遠戰後復文識爲素宗娛聊誅陳德國代之

興治在島中陳降胡作亂殺循國後又大殺時宗欲投虜流世賜等衛

法興法先晉島中復定

○菊堂排語曰武人朴霽龜(通仕午作寔)直河洛數丁卯胡亂都下奔波朴渴夢子
夢子入京中見者皆笑胡亂到平山請租而去其先見如此以昇平軍官一
日往謁仍進木龜曰用此則足當一面昇平以爲迂恠而却之蓋累以
木自說也嘗到南漢城密謂所親曰此城數年後當有三年天之厄
我未及見君則見諸乙亥丹遊丙子果符其言官只宣傳齋志而歿
惜哉　荷潭錄曰乙丑宣川地春臺有董王春三字色紅如紫朱張
晩始到閑庭採其春以來見者異之莫知其實解也丁卯正月虜亂兩西
董爲茂草萬字千里草也王春正月也武亡累二十千乃二萬也累乃里
士也二萬甲兵披王春也至丁卯能南城之下再在丁丑正月尤驗矣
菊堂排語曰平壤林臺成矣前後亦一乙丑有臺王春三字丙子有金山

山三字丁亥有古月賊於奧平六字　浩石三官記曰我國民恶窩皆戴
平壤子壬辰亂倭過而挫以殺之一時大小人皆戴平壤子西北人多戴毛氈
笠自戊午渡遼之役國中爭有戴氈笠者轉相効遍四方丁卯亂士大
夫無皆戴之武夫則雖大官無不能氈笠武謂之戰笠此爲戰爭之兆與

節死人府尹李莞判官崔夢亮吾倅南以興安牧金俊龍川倅
李希建昌城倅金時若文化倅慶信後王瀞金良彥价川倅張暾
南以興字士豪開國功臣在之後也丁卯亂自焚死時公之再從兄春城
君以雄航海朝天留玉河閒忽見通衢高揭紅紙書曰姓名驛人曰此
角國守城死事臣書名循錄乃　天朝襃節之殊典也春城始知殉
節乃哭臨于名下華人知其爲公孫侍之加禮　碑文曰公父羅州牧使瑜

徒李舜臣與倭搏戰露梁不還公慨然以為必報而死習騎射擢武科遂
守邊邑适亂元帥張晩以公為中軍既定討行賞公陞嘉善以宜寧君拜關
西節度使自适亂功臣等忌疾甚眾起大獄人人自危公出塞上自以
為得死所云　上之五年虜大舉二月已陷安州公與防禦使金浚誓死
虜呼急降公叱曰我守邊受恩乃畏賊狗苟活耶遂自焚死年五十
二母柳夫人幾八十聞公死哭之曰父既戰死子又戰死其死忠又何恨追
贈左議政諡忠壯遺衣埋在安州五男斗極斗枸斗拔斗樞斗杓斗柄
統制使官最貴鄭公蘊丙子疏曰功臣等專猜忌誣陷將臣不
敢治兵南以興臨死數日不得練一卒習一戰卒至於此敗臣悲痛
之蘇也　殿下以此為反正以此為亡國云云　許穆撰

金浚字瑩源威烈公就礪之後也

金良彥字美叔以武科官訓正戊午死於深河之役良彥志復讐素服
大書復讐二字佩之戰亡子孫二百餘人歸復讐軍卒其軍戍邊甲
子适變為斥候將鞍峴之戰錄勳授主簿若川縣監良彥曰欲復讐
為官留之鎮上疏力辭為戍邊丁卯屬於兵使南以興曰先讐可復吾
死有日矣謂其徒曰雖有一死為忠孝鬼豈可退一步賊迫良彥手挽弓
射殺深衆仰視中營熱矣歎曰主將已死當老戰以償此心耳遂力
戰投池水死數日其子冒死入覓屍於池中怒氣勃々如生遍身箭鏃
數升焉贈判中樞賜旌閭

李希達參振武功封洪陽君公清儉雖隆寒只着裌衣單袴足不襪

而寢戰行無寧居者凡二十年羊裘束於鞍後夜則覆腹而臥膝以下
皆出人以好衣贈之則受以不着以賞士卒之有功者甲子适變公以龜川府
使進鞍峴戰即因軍人曰何不待凱捷論賞乎曰吾以守土臣不得已離任
而來今之賊平豈可顧望也請於朝築龍骨城丁卯虜入公推負
赴戰行至雲巖遇賊中丸死時龍骨無守將將士推郡人鄭鳳壽爲
將力戰賊敗當時巨鎮皆望風潰獨龍骨孤城却賊入朝皆李公得
人死力之効也龍人立碑記其事
鄭鳳壽鐵山人丁卯以前抄集散卒斬賊累百據嘉山倡軍勢漸進入
據龍骨山城擊賊又大捷授防禦使初金景瑞降在虜中謂虜酋
曰負等住我國鄭鳳壽者不可犯也蓋景瑞人故習鳳壽智勇鳳壽

又追賊於義州斬百級獲馬五十匹朝廷密諭使暫避之以待大軍過去鳳

鳳壽因奏添兵徙糧可保無虞鳳壽又告急於毛營船運粮械以助城中

賴以支保

金時若為昌城府使措置守城器械二百餘騎突至夜軍人皆踰城出走

時若謂諸將曰老父守土當死汝輩自往為之將士盡散時若被執誘降

不屈生致義州殺之二子即日剃髮為奴

丁卯亂後各道營將閑西清州以此為界棄地副元帥鄭忠信請損清北為

退守作西伯閔聖徽啓 祖宗疆土不可棄請防義州城為西邊巨鎮又尋白

馬山城慈母山城時國儲蕩竭玉堂請民結守亦不 允備局遣文京外借布

教曰監兵以下至儒生胥吏隨力出布勿侵民間 是年八月 天啓皇帝崩

崇禎皇帝即位十月誅權城賊李仁居鍾洪霆等振武功臣六人 青野漫集曰仁居樞之孫也光海時翊贊 自京挈家寓權城力耕自給為人驁悍不與人往來癸亥反正士論以仁居知世亂隱居擬於六品職仁居亦以隱居自處見人排詆自高其才見諸社勲臣所謂不厭人心遂有不測之心柳孝立希奮之兄子也謫伊與大北餘黨之漏網者密謀復光海仁居相通往來是年冬仁居見監司崔睍極詆當國之罪睍以為狂悖之言不以聞居數日仁居率千餘人詣權城倡之起兵自稱中興將其黨言曰以渠發言人必影從縣監李擢男棄城以逃忠州牧使洪霆即霆數十人馳往仁居猶縣館其徒皆亡去霆縛送京師斬于市 日月錄曰仁居父子四人鞫聽問其反由則崔鳴吉主和誤國欲清君側者失人心間排

戴則曰我欲自爲西殿如此二孫子一人年未二十勇力絶人受刑二十次猶能以足指執
擠卒背背痛顛仆云云皆依律行刑初仁居之行刑初仁居之作亂也上疏言臣有精
兵先斬王私之臣奉　聖旨往征虜穴云云初事聞京城戒嚴命三南須使領軍
待保啟誅仁居　命察雲坰業仁居言辭悖亂而無發兵事雲恭切可錄中欲
以爲雲恭勇無比遂錄之
戊辰春正月柳孝立許直鄭沁等欲誅緖許禍等宰社功臣十人、日月餘
日初孝立寬提川常乘女人轎往來京中習朝廷家及仁居欲誅孝立遣
其子以靈入京締結官宦宮女約以正月初四日夜闕禍逞于道與諸禍知
狀馳告于陛諸鳳時崔晛以不發仁居之罪繫禁府羅率寄言于晛子山
輝曰今日令監當出獄矣山輝問其由羅率以孝立謀言之山輝大驚急

往告于沈命世瑞鳳命世等以聞是四月夕也朝廷大駭金台郎四出直搞置
賊黨密入城匿跡甚已到漢江期日作幕闕外又拔都監兵伏三門外以俟詐
適等載兵器乘夜入來皆被捉鞫之或云受密敎于廢主使仁城君云
云受 慈殿密旨傳仁城云云李玄從弟李玄等就服正斬 錄功勳
瑞鳳山輝鄭經世啓曰瑞鳳禍甄日初良弟稷於其婿黃儒與
子沆同往告則借其家語其父性元性元馳告一刻爲急遂賑送偕致
言于沈瑞鳳金瑬賴稷與性元得以上變賴瑞鳳與沈器得以鞫變臣何
功之有答曰 御爲元勳少無不可勿辭 日月儒日擇城儒閣領人心
甚悪玉氏常據山逃逸士夫儒生甚禎輝從仁民爲逆民風至今不
洪州則李適處穴甚酒 二月合啓 朝廳入庫坐子孫禁錮未

滿並徙島圍籬使不得交通外人從之

五月賜仁城君珙死珙 宣祖第五子也廢母收議珙力贊廢論以媚光海反正後以至親特貸之國事 初定人心危疑有李有林許亨李覺供稱以珙推戴 上命勿問逆獄並起臺官皆以為珙遂薦于江陵日月俟日蓋逆作變意在於珙而珙適從駕南下故不得已並提而人疑珙之通賊故有是命李貴闢曰珙既負廢母之罪且以獄招指言之故以科舉居接講家皆在相從云者尹仁發之言於文勝也光海尊宮仁王山下是仁城為主之張云者鄭之說於李祐也筆事之後擁入仁城第二子云者韓浙之言於金克寬也設令珙不知可不先思處變乎大憲鄭華大諫張維率同僚力爭鄭經世李後亦累停論及朴弘耉諸子謀逆又引珙三司及大臣陳啓 上不

徒中相語曰寧負至親毋負聖德事李貴罵道中欲乞假 上責李貴
禍贊賊仁居之獄有宅倍爲供發眞見之語 上怒累及王子 命勿問
許潭儒曰初爲東宮擇嬪尹毅三女在選中 上意在尹 切目其以尹瑚
時類忌之司諫李尚伋廷論逆孫不合國婚善毅立之妻子流遠散故
也金自點沈命世等極言不可 上怒命停婚而黜自點竄命世尚伋并罷
仁城諸爲賊引朝廷請誅 上不從乙丑檢閱睦性善正字柳頊既是論請
誅仁城愛君以德請罷尹婚毋非公心 上怒之李植李明漢李昭漢朴
潢既誅之大諫李聖求既請禁其駁副學全聖憲以爲性善等欲以逆女
誅爲國母其付於賊引之王子時年數歲居里之援世亂欲酬從言之切其言
甚刻 上命遞之三司論頃事 上不從鄭百昌酒席謂李敏求曰汝家三人

子若有人心必無請焚疏之舉也三人謂其欠晦光其先聖求也明年　上赦
自烜性善謂正言擢爲獻納臺諫論之不聽　李之獻又有啓處奉慈
旨請聚囚徒等詰　慈殿大驚使之嚴鞫李貴倡言以假托密旨所當
嚴鞫使國人洞知　慈殿受詰然後　慈殿之心乃安矣不令聞而焚之恐
失爲　慈殿諱諱之道也大諫鄭蘊疏曰永昌之家無智識出於賊招
仁城之疏仍出於賊招孰寃孰不寃乎賊之請殺永昌今之請罪仁城
孰非孰是乎一而賊招而已則仁城雖陰豈無仁城　先王之子隱書之集
殷鑑不遠只在廢朝不殺同氣不廢一母否則雖以　殿下之盛德不能一
朝居此位也　啓曰忠直之疏予甚嘉焉　慈殿再下諺書數諾之罪
三月百官庭爭賓聽啓　日不幸還此循揮衝冒令始出直以從寬訊

濟州大靜配于珍島 答啓又下諭旨 予今不爲臨殿御筆復下諭云云 允之

月十八日合啓 答曰予爲宗社不得不勉循公議嗟骨肉之不相容予心當痛

歎不圖今日忍爲此事痛恨無涯寧欲無生傳旨啓目粘註 答旨又極

凶慘 答啓有下嚴旨百官三司宗戚皆亦連狀請誅不得不勉循依允

處遣禁都于珍島珙處絞中使獲喪又因三司爭論仁城妻孥定配濟

州庚午年大臣鄭經世應旨疏請復珙官妻兒出陸兵判李貴疏請斷葬

晚隱集曰柳孝立後李聖求欲求付托西人黃廷吶西人付托南論時仁城

珙當殺之者諸功臣西人之意不當殺之南人主之是後一隊草野之論深

懲於光海之殺同氣以活仁城爲清論黃虞所付恩休之論李埈有詩

曰鴻鵬南去滄溟闊宛馬西來月窟空 閑居漫錄曰諸子及實

勢處畏偪不當車馬丙子　上入南漢仁城子海寧君侍扈從家中只有
須賜貢馬不馴擾不可乘事急冒死騎之國躍而超追及山城上聞其來
甚嘉之還都遂下仁城復官命海有諸子付祿之　命海寧嘗曰吾輩
復見天日皆馬之力云感舊編曰丙子　仁祖避兵于南漢丁丑元日夜深
上獨坐忽有人入伏床前號泣訴哀甚悲語畢仍忽不見諸侍者不得聞之
上亦不言其事而天顔不怡累日及還都立下仁城復官之命蓋孝王傳筆
仁城往家　上迫於梅溪之請不得已勉從及有是　命始知元日訴哀
者為仁城也
是年春陳奏使權帖賫誥回　誥曰覽王奏被兵情節極宜從兵非
王本意君臣大義皎然日星王其益勵新膽朕亦申令毛師為王犄角

彼此協心莫敢柔撓 先帝之柔忌臣服嗣帝位以明年爲崇禎元年上命

有詔書云

○時別試學者武人等卿取數萬而自射者未去及會試同日不

復試觀者作大亂及開場京外武士聚集華館大呂曰 呼名而應出者

射之殺有武人數人應聲出立諸武突入亂打核道池中試官啓摘殺元軍

○時大諫朴炡疏言貢案之濫內監之弊兵議命伯曾疏海冊蓋罪輯

日上殿所屬奧區之地雖曰宮家所屬而當此兵興虛耗 宗社不保則

只爲藉寇兵之資而已大諫論執不得蒙 允人皆而達城海泉君爲皆以

之子必持其所屬之地歸入國家而貴主所聞吝於財利如是云 命伯曾

有諫呂國所論劾如金堅尹昉金瑩徵李敏求張紳沈諿李溟凡累

萬言安中山曰天地剛大之氣惟公得之乃名其文集曰善養録荅

俞伯魯字子先號翠軒松塘 卿孫泰請社 判吏判 朴平君 戶判沈既

劃旱飢饑民流入騰原之徒處處雜起民百須祿給料許賊以爲救荒之〻

承旨李墢疏曰令之致災必有其端以婦而諱姚之要情理可照愛黃之死人

或窮之李細先不服而死追行斬屍自所未鮮也朴承宗既甚大亦相背

有扶護母后之功其平生貪婪之罪足以蓋之且其家業而措沒爲過於討

逆履底人雖有罪死自 聖明仁政而言則宜其後而祀之恩無虞於傲倒

之義也李仁居請晟側爲名之三勇士傳之有餘而浩靈之功擢賞足矣列

宿分茀爲僧日之笑因矣 是年大飢饑殍相枕

己巳時宋克裕者告變發遣逮捕告人其父老裕以証告反坐後死諸囚

皆故而尹雲衢三人以招辭不明杖頃光孫祀連之孫云炮手金德正告
朴春男等謀逆拿鞫伏法　移配出道謫人等於南方朝廷聞罪人等潛
通賊奴有變焉嫉禍之謀故是命

是年冬移配罪人陳翰生告罪人鄭雲同崔景鴻申斗澗韓玉等與處
謀逆拿鞫承款正法皆死於時因逆黨也

庚午初南方賊徒契名曰殺人契踢擄契將崔龍大誅之其號白龍
者外假儒生鄉中稱為善士不以為疑故崔與親交至是潛入府中欲作
变府使朴炡直心動移床以宿故刺之中足炡因此歸以睦長欽代推討捕
誅之

辛未趙界震韓傑上变告楊天植鄭搏等謀逆拿鞫正刑搏弘徵孫也

江陵府大集慶殿影禎燒燼府使閔應亨拿推

壬申夏六月 仁穆大妃昇遐宮中有蛆呪之變宮御多見併棄日 仁穆

昇遐宮中肆言多不道 上親鞫明公主家以御札問張新豐公以不可起獄對

三問以對如初時 孝廟在傍 上指孝廟曰汝婦翁固執如此何可與語事也

既而癸卯 上寢疾宮中有巫蠱變 上送一外戚重臣於崔鳴吉家諭之曰

吾病日困而可疑之端已彰將出付外庭治之公對曰 先王骨肉只有貴主

今起此獄則當日反正之意安在後數日 上果下其事欲逮主家婢子公入

實聽只請移御別宮拿問宮人輩 上大怒以特命有越次赴謫之行

是年追尊 皇考定遠君為王上號先是朴知誠進追尊議李義吉上

祔廟疏至是崔鳴吉李貴繼請至乙亥祔 廟 詳見元宗記

朴知誡字仁之號潛冶直道堂孫李自新妹壻也承旨贈吏判通文傍

祀牙山仁山　上祔廟號被斥棄官歸　南溪曰元孚平齋稱其師潛

冶曰平生爲學必以四字爲之謂易如從聲義色入其中必當從身上說

乾坤二卦而止爲禮无非專治則不能致精凡到疑文處必因傍字心

思遠聞於鄭寒岡而行之至於行狀之作爲古未聞癸亥初余爲靈

光倅歷謁書院室陋座下只有一薦席常坐待寢脫衣直臥其上吾

行中寢具頗盛目見長者節爲後悔慚愧不敢解衣就寢潛冶神

令鋪設曰年少之人視我必悔之後聞潛冶嘗主倡亂來無毋不能

備禮故平生自明如此從其天資時論不協二先生牛溪栗谷違斟既自知力

學必以二先生爲師法恨不及其門

李義吉字方叔號亮谷薦拜參奉上追崇既斥被歸卒年三十八南溟
嘗曰自 宣廟朝黨比相傾殆五十年莫能定其是非其禍至今未已
惟吾參奉咸平公不然初罹咎年淫被異己者所忌公考咸豊公時在
新進臺閣中不免與論公侍咸豊問曰是子言誦其書讀其詩不知
其人可乎累于二先生言其在其言行出處動合前哲恐與祖父年
昔之論不同咸豊心頗異之公開陳其故久而不懈咸豊洗然悔悟
一用公言猖伸傳為美事 建祠通文潛溪則曰悟聖道於遺編殆
近於聞而知之叔父咸陵則曰可使為邪而百年無疑 金沙川則曰
百世之下必有聞風而起者朴南溪曰仰其心事如青天白日 公之在
世也不知何人畫公之像題其傍曰雖在千里外如對方叔

甲戌詔使太監盧有容來晤 天門台衙門少無廉耻禮部尚書貪濁
禮單人邑點退該邑直言物件 求索於使臣 皇上聆賜天保併果按治罪
若有容貪婪尤甚據稟各項鋪陳器皿至於書畫並取去茶碟並令
折銀留京五六日之費用銀十四萬餘其他弊端不可勝言後當照來
善飲傾國無敵日與侍臣李斂求醉量劇飲尋賦詩詞句句可笑日月
錄日當生之時如卯難望感靈之如何以靈精爲任之匪隔世生不謂我國之
不幸
先是庚子使臣鄭丰源回自京師啓日西洋國去中國九萬里三年可
達其國人陸若漢年九十七到廣東直紅夷炮請討虜 若子嘉之居常
教官送於登州軍門待以賓師一日若漢來見臣其精神秀爽飄飄若

神仙中人尤精於天文　天朝修曆專用其言又精於大砲法呂頤大砲歸獻
即許之命給他物鳥銃則不用火繩而石火自發尤奇異若漢所撰治曆緣
起一卷天文畧各一卷利瑪竇天文書一卷遠鏡說一卷千里鏡說一卷職
方外記一卷神威大砲題一卷紅夷砲題本一天文圖南北極兩幅天度數兩幅
萬里全圖五幅自鳴鐘一部臣帶來云若漢瑪竇之友云

閏八月　元宗子　大廟　詳見元宗記

乙亥時狂人李基安誅死基安失性在春禮廳訐閔希頡逢呼　上潛邸
君號多奸不道之言為人所告　上惡之用逆律　館儒宋時瑩等疏請李
珥成渾從祀　天廟不許　上之初即位海儒等疏請不得至是瑩等又疏　上批曰
成渾李珥道學未高雖曰善人嘗畧有詩莫重從祀不可輕議蔡振

後其抵一蹴亦牛栗 上是之大臣尹昉金瑬李元翼皆罰辭判書趙翼

玉堂洪之浩趙錫胤尹坵等皆罰辭 上皆不納大提學崔鳴吉又罰論蔡

裕後亦賢之時論道儒學相繼罰辭還出揮 後爲宰相 自論退相

清江類說曰時備局請禁宮外問節目上至有論死之命自是士大夫間

莫敢有通嫁之言時 上遊至林苑中有烏鵲墜一封書 上覽之即

其時吏判抵楊牧書也蓋其混淆故擲於諸觀烏啄來也 上召宰臣

問曰閔節卿等無恥犯耶曰無之獨吏判曰臣有恥犯請處重誅臣

女婚追匿楊牧人家人故未訪議者于助婚需詩送之焉耳 上出示

同日吏乃卿閔節卿直其所仍加優典焉

七月十三日風雨大作 穆陵奉審報禮曹 陵上電光如晝霹靂之聲

違在不佰明日奉審啓 陵上爲風雨所頽非霹靂所震損相吳允
謙啓云同奉審責一令刑判戢 元字付 廟立隅故日而不以爲變故大禮
定行於其日 眉叟記言 桐溪行狀曰穆陵裕陵皆有變大臣奉審啓
其狀功臣等更與大臣謂曰非變也因雨崩圯陵部法有一反以證罔得罪
於是穆陵三節未季而祔 廟之禮先行公上奉事責大臣之咎又斥言繕工
提調申景禛禮判洪瑞鳳權臣宗異以負 先王之恩陷 殿下於過舉也 流
各三官記曰予嘗以來史官所記不得吳相三辭書曰允謙死去彈去姓盖
甚所賤怵 穆陵謂非當變云云 十二月仁烈王后薨 陵寢天 自丁卯
講和後信使往來戊不以李濯朴蘭英爲回答使送胡中冬蘭英等
與胡差識骨大等同胡及護兵子錦來鎮江陵鴨綠間而胡人種種是怒

逃唱百論胡人朴中男與朴昌龍等持所書來大槪走回人查送事還官
間本事及朴善明率漢女事見訴知有無具信男會錄等一一尋見事也
信男李世方賊得擒獲爲通事丁卯講和之後逐來本國甚保依於
上前啓曰此以李同之人無敬無禮答曰今不可以爲責之以責言之時信男來
言我國之李需以此係同還李而說於所且需買來韓潤率女之朝廷知需
欺罔我國教令勸誅之時朝廷以同還李來定所答會盟同詩之因教所還者非
法殺係價也我人逃而不推則曆集鎮會之不行今當說之其寫見指天日若
不同逐當送無馬出境推來云承愛之達無保其承無寺法論國曰我人何可
入達虎口乎若不得已則尚有未清還之逃逐臣人若主人塞責可也同還之道不
可同之李業曰彼之同還者戰傳所得人逃而不推則無他國人所知故也是

而致戰則必不為之矣李昰應曰信言善於兩女劄這云臣爲以女隱瞞私至
身死後即為奸細會議閑空事世道無財洩之耶之有何可貨流男而以
為能言政院啓劄臣李閔差帽權弱者條據顧瞻者莫敢被離人心向背
決在此筆庫以此條嚳斷不可劄李貴力言劄臣在宜張維力言不
可易為謹劄臣意見被虜臣受價轉買胡俗也彦聰劄臣皆子名而特貨
來贖則可解彼怒全臣人命此復福之一計也曰劄使鄭完翼等回啓
日汗設黃座目於大庭中著黃袍與諸兒同作一行而坐汗座中乃是以中
為尊也乃設宴並行数巡而罷左右之人進退無禮喧譟之間裸犬争食也
其為胡也禮單各邑排置床上汗以下皆喜曰今番禮單異於前日可知
朝鮮真實之情又曰劄臣五人雖日数少誠信可見相好如此劄人若

有願贖者當許之每口青布六十尺酌定卽以戶曹所出青肫二百以贖之云
骨大來云傳家有定州男女二人可定賈來以贈餘青布百尺仍償之胡椒
等物臣贖之又赴宴則一如前日而蒙將五人羅拜庭中三叩頭亦依時行
接膝俯肫腰許亦肫蒙將膝在座人亦各俱肫腰卽金國相愛之禮也禮
單回禮則人參百斤豹皮六領別單回禮則人參二百斤豹皮四十領　日月
錄曰議和之初不能止接虜諸臣之罪使蘭英信男輩僅能補缺從來
年使虜人因我賊徒為使直至鄭命壽橫驕而國綱頹廢負日又甚時而
眼膚月當時如此細或良月燭物閃爍有光最謹於事天一童一畝以指為
誕云　辛未春信使朴蘭英出來留義州邑待以禮事之多發不足三語
皇自廢王時氏之處防兵戰何具大張攻城之具出於熙昌也金宮親賞

大宰兵到加連城抗以開市請出匡來陣違五百府尹以不知彦之龍胡寇
懸欲直到臣安貝且搜得每每發悪得濫附近壬申胡寇來寇當華兄弟
之盟更結君臣之約且索黄金萬兩白金　而五匹千萬同白苧布一萬同精
兵三萬戰馬三千匹朝廷以黄金非所產以虎皮代之其餘各物折半備送於
御軍門時賊兵到開城到石破御軍至平壤　書葉々物而去　癸酉都司旨令
時濃頗為西下向　合拿時讓及副元帥鄭忠信俱定死時讓狀請姑徙金
人之謂不可開擧兵之故有金春信使申得渊到湖中西云吾糧納敕州如
而私好不能禮物並為持去云云　荷潭録曰白毛天龍時有耕者直入為往
來根島自言暹羅人年百七十歲能拘因虎細捕送鬼物変化不測島人
皆舍棄以爲神

壬申年間天兼權寄信使聞啓馬真人謂余兵性川覚城持與虜戰

備問諸軍皆謂余曰此謀説也後傳尹啓馬真人出来云嘉皆滇人之流論

也完豈謂余曰公何以能審其識乎余曰馬真人自稱百二十歳是亦誇誕也

將不實有也安能自説戰陳以取北也完豈曰此理明書而吾輩初未思也

○自壬申朝著棄物而去虜情近則遼東可虞使該道預為措來在宗待變

令沿路修繕以待高城濠塹並於衛下人私物悉入江都陛下有旨于三南陸

從出負販塊于某上云　備豈曰今人眼作未必無勝我軍雖弱未必皆敗

古語曰志士不忘喪其元又曰兵驕則敗今日武士忘身殉國則敗此必無不

甚難也虜之陷守雖出於意外之變亦未嘗不貸之致吾虜備疏無以為心此

虜若來寇則寡人當退往前路激勵勇騎出士卒民意言于三閫堂

春信使朴簪齎去禮單各色綿紬八百疋苧布麻布八百疋木綿八千匹豹皮六十
張水獺皮三百張霜紙八百卷 都元帥金自點副元帥尹墹西下 甲戌
夏金善到京龍胡到安州海邊漢人多被捕捉胡着島去大舉征胡騎來向
龍川 乙亥金善歸復行官抄武備行騎胡五十六名步胡七十六名到會寧
又為胡百十名仍至上邊汗書 初毛文龍在椵島不能有捕捉 皇朝賜書於
我國國王征伐有詩曰孤臣白髮瞻宸極一上秋風海上城霜拂鐵衣都浪動
便開金匱玉龍驚三更月落將軍幕萬竈烟沉壯士營塞曲數聲只書怨蕭
遼島無事偶文龍專擅海隅露形書引伊尹去夏太公歸周去南朝來之之
時將軍豈能救之乎天啟甚違詳詔 皇朝任界袁崇煥己巳巡到海上從
節抵之數其罪而斬之 奏以陳繼盛為副總兵鎮椵島處諸所在入錦山城

下與借船艘椒島平盤閘墅微大言折之衆還去時得京文獻字疏密望區

功聯陞出後帝煙之死後實由於該條二為文設報執之被謀也然落下有孔有

德耿仲明以吳鎮腹心從到登州謂聚衆賞至八九萬隨陣縻而為過撫

中朝賊臣尚可喜率兵救陣廣鹿為耿孔尚三賊也乙亥耿孔二賊從虜兵陣於此

江倉房到義州請兵四萬兵糧欲嬴不已報胡到義州發標中書文字來一千五

百石倉二士楯系表率兵萬餘未雞九連城　崇禎壬申十一月天雨毛霜

五月雨雹如人口西日鼻皆具漢城府池水赤血色池魚皆死七月星隕鴨山

化為一拳黑石甲戌加德縣牛生一犢兩頭四足大丘牛生一犢三月六日二京水

另人表臣家牛產犢一身兩頭洛東江流三日皆絶又皆為血而出乙亥高陽鴨

島有大鳥高三丈許白質青頸毒嘴紅翼翅大如帳留數日去丙子仁同民摠

坪白鶴南北結陣相戰同城大小石無數移行有相搏之狀晏山三大石亦自海
中竄呂替伦地小鴨數十陣分左右十餘日相戰大同數千里野雌成群交戰五月丙
鷸自海西入高陽鴨島交戰一鷸死其大無異晴南方耘田之人逢禍甚衆同丙申
丁酉歲垂山形云仁川蘇來山上峯有石自來轉退兩各數五六百間成滿楊花渡
水戊春夏舟不通忠州馬生角訓諫院星隕為七尾大鵝自平安道結陣相戰至
京師沙現退五六日狱去龍頭星落于閑西化為大石如狗頭五月大雷新城大
小人家懼不敢開門三時慶火出前古所無之變又太白晝現又衆星燒火屋
相鬪七月大風揚沙發屋自北至南連日風水三跌共前乙巳相同云　三月晝
昏若下塵酉時白氣一道自乾方起至中天減十餘丈廣涂大淅轉東方夜白虹
貫月流星出元星入東方領相金堂劉請免日月陰精虹陰類陰沴之氣

于陽之積古人以為兵興國亡之兆今世虜之興亦已生哉之後兵非朝夕之意

待此衰而後知哉

丙子正月龍胡偕蒙古善主義州請兵尊金汗為帝三月武寧李[illegible]帶[illegible]

以春信使往瀋陽適當金汗與大臣僭稱帝號國號大清脅廓等參賀班廓

等不從虜毆辱亦隨書號語不入為得罪以養捕皇帝呂國書使胡人廓

而來西伯洪翼漢以廓等初受金汗僭稱之書詰責不三司俱請日月請回廓

德吳二人至被曳虜擒去見羅將軍勇嚴之果至德吳白馬山城廓劍山山城

徒配　是既背大馬去大稱之　仁祖王后昇遐而來金國十三子數書于上甚

潛號事且言廓等不參賀班之罪乃探我國意欲為加兵也朴簹李潛言館

律惡得罪於是議凡待虜以禮為事且為人臣不敢書國君十三子之書終不

圻見曾在 仁祖大妃之朝使之節也許令上殿說從今則說更惟恭禁門稿

使之致從風動帳間始覺見欺輒有怒意且是日都監姓手於習後宮

宿衛禁軍亦虜相逢亦持弓杖其在帳後虜疑藏兵頻到出去時洪翼漢

上疏請斬虜使虜使聞之疑懼知賊懼欲開寺出數入閭家奪馬而走京城

群動從逭寧在宅而胡將終不入來自 上下教以應諭以斥和之意西路監司論

責為胡將所奪朝廷以虜等檄付書於中途胡必不知係是備官渡江上狀

檄瀋陽為通與意於禪師煌請禁江都行宮事之攻戰之策鄭蘊從請進

駐於都承議金德誠請進駐平壤崔鳴吉請送和使吳達濟尹集等請斬

鳴吉說時其不聽擇將路虜情行言於小腆以爾國不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入送

大臣王子更定和議則我當大舉深入廟堂欲送之宰臣而斥和方峻復送

升晉已失今仟肝言之期夏雜迪夫剴墨曰既不此戰守之計又不應使禍之
謂一朝虜騎長驅宗社趙到此地頭誰任其咎良臣移書漢浮議黑君臣
大義以觀桃劃若別無他心何用易帝之稱如其不然則守執儒者之辭
雖非篤今猶余於京未待之後此不同一向姉姉歎言退敵則不無躭慣
之心歎言靈應則又恐議論之來被此不及退退之也據江淮而合議迫日前
所謂待此議而定時虜已渡江者此也二之禪意重复又上劄墨曰石晉高
祖之起也桑維翰勸令稱子稱臣於契丹借兵以取中國出帝即位景延廣
違議去臣稱孫維翰畏請俱解以謝出帝不聽契丹之怒未已敗未能
自相殘戮請復稱臣契丹不許而入寇晉遂亡之策乖翰之言而近於習而尊
主臣虜景延廣之言而近於正而開釁致亡朱子兩貶之忠猶朝高曰臣竊

以晋文事契丹慨我欲復之而不思自量 嘗論一朝之甚負以忘其身如僕
畧臣僅姑守商復而內能政事不出數年可而得志矣夫以朝氏學術之正
若是者何者盖人自謀國不存遠慮以致之國人甚事雖正而不可濟矣 曾在
豈廟朝夫特有講和之意哉陳者以爲可許之議矣倭賊誠我國百世之讐歟
渾以一時儒宗甚至讐負國而然哉蓋以當時事勢有不得已也又曰曰與其
講和而存毋寧守義而死此以人心守節之言宗社存亡係此矣之言又曰
韓侂胄之金伐可謂伸大義於天下而先儒以議之 宗社以之張南軒以復
讐為事而以金不可伐為言乃如是者 宗社為重而畧時度力意度中之
義耳又曰臣之為此豈有他哉 恫宗国之將危不暇為一時之利害乃反
怒目相視攻詆之以不反仰獨何哉嗟南宋之主和者禍歸於国利歸於身

今之主和者禍歸於身利歸於國云 崔鳴吉入對請屏承史官以所陳
和事虛議也尹集疏曰和議之亡人國家非今斯今 天朝乃父母也奴賊
乃父母之讐也為人子者寧可與父母之讐約為兄弟置父母於相忘之域而
況彼不為醜乎既王虜之書辭凌悖 虜使也徒曰 聖明赫然應俟布告
中外環東土數千里舉欲之相告曰吾其見被髮左衽矣不圖亦為耶義族
後人仁應懇當懼如何又況屏去承史云者嘘嘖豈非謀國非附耳之言
君臣無寧讀之義如其義也千萬人棄聽而何傷乎如不義也庶論
可懼雖然何益古之主和者莫如秦檜而言議書請不能逃於太史之誅以
檜之奸而不敢斥者史官也以檜之不敢為鳴吉敢為之非獨 殿下之罪人
乃秦檜之罪人也洪處厚之啓吳達濟之疏又出於正論而旋被竄謫李

敏求遽停前啓上達 聖怒下崔鳴吉鄭太和附會邪說曲為論救嗚
呼曾堂堂數百年宗社竟亡於鳴吉之一言乎 疏入不報
十二月初六日以後義州龍山烽連舉元帥金自點以為此時那賊入
去寒必來理也不卽馳啓賊兵初九日渡江不顧城鎭直為上來龍胡
率五百騎十二月先到京城以請和賊來如飄風遠阻狀啓賊皆奪取故朝
廷慣然不知十二月半後元帥狀啓入來始知賊入安州十五日廟議將入江
都右相李弘胄薦金慶徵為檢察使李敏求為副使沈器遠為留都
大將十四日賊兵已到長湍前府使黃[illegible]剃髮胡服為前驅而進是日午後大
駕蒼黃出南大門將向江都胡將馬夫大率數百餘騎已到弘濟院
以一枝兵遮陽川江以絕江都之路 上還入城御南門樓敎曰事急矣

得旨問大臣諸臣惶怯罔措鐵山府使池如海以裨將府稗伏聞所謂賊

犯境不三日已至其多人馬如使漕若以砲兵要於沙峴處其前鋒則必不敢衝

突 大駕可達江都矣願得五百精兵邀擊之諸臣皆曰虜之衆寡未知

不可以五百嘗試 崔鳴吉退曰 宗社存亡在呼吸臣請以單騎往虜陣見

賊問以十年和好無端動兵深入之意虜若殺臣臣當死馬蹄之下幸得

接語少住其鋒請 主上由水溝門馳入南漢其儀從退李景稷

慨勇氣節可爲以臣副 上許之韓(?)等二十人以從皆散走獨李景稷

及裨將一人隨焉又使都監大將申景禛出鎮于慕華館先使將官李興

業領兵隨八十餘騎衛賊鋒 鳴(?)謀(?)言役鳴吉到沙峴遇賊兵遥往與語

甚詳盟故爲引拖諉語以至日昃於是 上率世子與(?)侍出水口門東宮亦執鞚

者已走矣我至南漢城　駕前先導只五六人路有僧徒跡一並問曰此去水

也　殿下非久當去宮重傾事公山曾有此星云二更始入山城　晦菴

集曰金時讓丙子前獨能知胡將來其時胡差來留之任子春以下郎言明

日胡差欲出漢江洗馬護軍徐晨先往待候語曰汝須出待三田渡胡差

必不往漢江佐郎識出待三田渡俄而胡差果到驚曰何以知我到此答曰此

而因漢江是胡差托以馳馬至南漢下還佐郎歸問之曰胡有意於我國已

久假托洗馬欲知近處詳得耳　是日鳴吉與景稷還都城責與虜問答

走人緩進於南漢翌日待夕迴批不來虜大疑見欺以為時居鳴吉其卑人

日和事未必遂殺此人不可即進兵南漢鳴吉與景稷入山城　上親手

勞之　上初入山城金瑬等密請議　上東曉潛入江都李植請往仁川

渡海入江都十五日曉 上出城踰山路氷滑 御乘騎跌 上下馬步登顛
仆玉體不寧不御乘馬蹴踏流汗云而不前衛者亦難四顧不前
上曰此甚艱嶮不可強行扶攀四顧焉乃疾行還還入駐南漢流涕請
諸知 上必移入江都伏兵要截焉不前豈非天耶 先是守禦使李時白在
山城措置至是令四隊將分隊把守自西至南申景禛自南至東具宏
自東至北申景禋晝夜防守十六日賊大至圍城遣刑判沈諿假稱
陵峯守稱王弟往講和諿言我忠信蠻貊不可欺謂馬胡曰我非大
臣陵峯非親王子也陵峯曰諿言邪也此實大臣我實王子也馬胡問於
朴蘭英蘭英答曰陵峯言是也後知其欺斬蘭英蘭英兩國往來不無功
後汗疑其由蘭英而斬之云沈諿還入左相洪瑞鳳往營與大臣方在江

都馬胡曰東宮不來不可和 瑞鳳等退世子曰事迫則臣當往 上泣下頷

左相及金藎國李聖求崔鳴吉張維韓汝溭崔惠吉尹暉洪瑑等請

送東宮稱臣稱皇帝禮判金尚憲大言曰吾寧劒斬倡議者誓不共戴天

十九日 上御南門領教曰一隅孤城和事已絶內無可持之勢外無蟻子之援讀

畢百官皆哭 分親臣官於城堞 二十四日大雪臨曉而雪不止命官祈晴有

一卒請於 御前曰臨陣無其人勿以紬衣錦衣爲將能殺賊必可代矣

上出處于外盡出寢殿地衣令給將士帶穿衣而坐 上與世子露立焚香祝

天曰今日之至此莫非吾父子獲戾之致一城軍民何罪天欲降禍只我父

子願活萬民淚隨言零 御衣盡濕良久而止夜半星河朗然而不復陰

一城上下無不感泣 賊積松枝薪木於城外六七日至是環圍本城成一外城

閣百餘里高叔大　二十六日綾原君因李景稷持牛酒往虜營言軍中

軍中日擊牛宰見山積何用此為汝國君臣久處饑餓已久自可用之

遂不受　二十九日術士言今日和戰俱吉體相金瑬信其言也出城督戰

出戰兵三百餘人下山賊突入直衝我軍兵背潰死者殆二百人胡兵死者只

二人體相自愧自欺歸咎於北城將元斗杓不相救左相洪瑞鳳首將律

歸罪別將未安體相已待罪自此士氣阻喪　時賊兵自慕華館至南

閏王二朝後傳又於東大門外結五六陣旌旗劍戟羅列數里喧嘩驚天

禍禮城中人物不許徑言出入往來不禁只見牛馬則奪之矣女則執之

留都大將沈器遠自三角白岳望遠頗兵錯人居譬賊屯西小門外高閱

積儲家穀若干賊賊多擄掠數不相當近兵去翌二日賊殺我人甚多

三十日賊自廣州麻田廟後分三路行兵自出而始日沒而止方大雪而地上無
一點白甚多可知也大軍陣山蔽野而援兵不至行營西壕南鵲集人
皆望為吉卜時與此比可想危急之状城内百物俱窮柴草之絶牛馬盡
斃存者飢甚相食其尾 大駕復且皆被掠往来路義昌君退山平從令
雨雪極寒之日 上分衾皮賜守堞軍自是 上夜不解衣而寢御從亦然
一御 上初入城曉聞衆鷄鳴令聲從此進從之故也因令勿用 虜至十二月二十
一日渡江二十八日至南漢城丁丑春正月一日虜收許湖進来領一天退御
分送數條於百官 金藎國李景稷往虜營虜言昨日出來此後
事非我等所知當年後自東城張兩翼傘而大權放大砲是所謂也 初
二月洪瑞鳳金藎國李景稷往胡陣胡人出見言龍胡左相以下山留肆

奉書書曰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詔諭朝鮮國王我前征兀良哈
爾國起兵邀截又協明朝反獲遼地爾又招納吾民獻之明朝伐爾者
以此也爾何故反諭爾邊臣以正義斷決泥征章諭今將親統大
軍來爾何不身當一戰我又曰爾以小國反擾我邊採參國醜者何以明朝
孔耿二將來降朕爾興兵截戰者何故朕之第往戮者於大元皇帝之後何
不如爾其不納忌言者爾何晴驕傲於此爾之妻子僅以一身逃入山城雖
於千年有何益哉爾貴欲諫生朕生征之事朕之論及退朕命爾國
之反而是我國所為開者何故大帝猶定之不在爾者爾之匹夫可謂天
子貴之言此豈肆真且待使臣無禮蔑視詐陵其者何故今
朕提大兵來誠觀爾父事之明朝將何以救爾于爾若有難不妨明告

德二年正月二日時議漸変金瑬純崔鳴吉手曰吾意雖然公因其於士
論何鳴吉曰寧為萬古罪人不忍見君父罹必死之禍遂擬國書稱清帝
號
初三日洪瑞鳳等持答書傳于虜陣書畧曰朝鮮國王謹上書于大淸國
寬溫仁聖皇帝小邦獲戾大國自速兵禍皇明賜聽責俾自知罪何幸何
幸小邦自丁卯結好以來情好之篤皇上所鑑惟是昏謬事行不察以是民被
答孔昧時事惟小邦本情未免疑阻而小邦國已久在洪度中矣至於上年春
間事誠有不得辭其罪者然小邦誠見民倘勝宗名義終致使臣發怒任
去小邦君臣不免過慮申飭邊臣詞意措失諸多觸犯大國之怒其敢曰
事出群臣非我所知乎往日之事小邦已知罪矣有罪而伐之知罪而恕之
此大國體天之心也若念小邦改圖自新則小邦之洗心從事自今日始矣敢

陳肝膽幕集指教崔鳴吉據也　十三日又遣洪瑞鳳尹暉崔鳴吉往虜營詣
馬西湖貴國言責以論題鳴吉叩頭推諉曰此非主上之意乃臣下之罪云則
約於數日內待汗出令四觀而其書罪之小邦虜因書畢門曰俟德音今已
決可勢蹙情迫未見再鳴惟冀帝專察為小邦而宗大朝之恩保拒兒
弟豈料盟血未乾款疑中讒未厥聽細實緣天性柔弱被誤群
臣昏迷不察致有今日更有何詞但念兄之於弟有罪而責之宜也於責
之太嚴反有乖於兄弟之義則豈不為上天所憐乎小邦徒而受世皇明
字恩君臣分素定寧被罪於大國不忍負皇明此無他其禮是深也
恩三百年非一日也小邦處事昏謬君臣父子久處孤城其窘甚矣誠於
此時蒙大國翻然捨過許其自新俾得保宗社奉大國則小邦君臣將

銘樸國載至于子孫不忘焉又曰今皇帝親達大勝宮匡仁聖四字篆將
體天之道而恢伯王之業知小邪之自招洪底者寔不在言絶之中云 南礁
亂離記曰被虜從散人傑南陽守尹棨與其祖母偕不免賊鋒爲是據
以傑之者誤矣賊從揚人皆憐冤云 十六日洪尹崔往虜陣前書不報之由
龍馬兩將與嫡曰孔耿兩將領虜兵七萬運紅夷炮而來將犯江都云且
以白旗書招降二字立於望月峯下居然驕折 十七日龍馬要我使洪
請鳳宗等書之四答曰今爾與朕爲敵無至至此若因則朕當不生存之其志
于於爾所言與爾行多不相同前後往來更移爲我無邪得往之呼我爲奴
賊此爾君臣素號我若賊爾果以我爲賊何不擒捕之爾之以口示罵云
讓所謂羊質虎皮誠爾之習也今爾欲生也宜亟出降欲戰卿否宜一戰矣

崔鳴吉曰若爲此難従之請則大國終得積屍空城矣　十六日賊到南門
外呼曰欲和則速出不欲則十九日　二十一日當使鄭又到此門呼速出聽言乃使洪
崔賫書往則日没時試擯大臣出日馬將出他明日更來是書在[illegible]也其書
約曰朝鮮國王某謹上書于皇帝今之顧矣在彼心易應革國承命請比諸藩
而已矣書禮部自有應行議式至於出城之命重圍未解皇帝怒方盛在此亦死
出城亦死是以瞻望龍旌分死自决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帝德如天必賚
於照察侯是書禮判金尚憲見此書手自裂裂失声痛哭詰崔曰先大
夫頗有名於士友台鑒是何爲此事崔微哂曰台鑒裂之吾輩當拾之及
撿拾從兵判李聖求應無日台鑒從前所私審往處甲今自兵敢死不得
若匪虜陣得史死邪台鑒之賜也仍逃宮奈却食進人必哭自期以死

東陽尉申翊聖按劍視鳴吉曰拔此劍當先公云云
廿九日遣右相李弘胄及崔鳴吉于虜陣不得受答而還李聖求曰朝有妖物
鳴吉故事不成蓋言金尙憲也　南礏亂離錄曰而大諫尹煌病不出門每又
呼其子天華曰今日和事何如對曰彼不肯許曰人將盡死矣煌本丁卯斥
和人而所謂如此人莫不笑　二十日李弘胄等往虜陣受答書來書曰今爾
出城面朕者一則見爾誠心一則受恩於我使復主國示仁信於天下爾首謀
敗盟之臣朕初欲盡殺之今爾果能出城歸命則可先傳送首謀二三人朕當
梟示以警後人云云　上曰寧些亦和同死生可傳送二十一日右相持國書往虜
陣書略曰朝鮮國王臣諱謹上書于皇帝陛下臣獲戾于天云云獨於出城一
款自屬朝以來未有之事以死自守今既臣服何用出城亦於諸臣事此豈

不過識見編聴不識天命將在畿内中華付之和耶所欲言寛大之徳齊陳
臣見以後謹下裁處謹跪以聞之々　慶以不出識及至和論臣不遑之故發
然臣退閉言　吏部郎福眼曰今若稱臣則君臣分定矣特將合旦從
命之出降則　殿下將出降乎命之其去則殿下將其去乎命之其不行酒則　殿
下將其不行酒乎嗚呼之意爲以一稱臣則城圍可解也君父可全也設如是稱
爲婦寺小人之忠況萬々無此理乎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安有長存而不亡乎與其
甚辱而生焉若守正而死社稷乎況君臣父子背城一戰無不完誠之理也
我国之於中朝非農季之全元也天無二日嗚呼敢二其日民無二主嗚呼敢爲
二其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身疲力弱不能以手板撃之而亡二十二日備局以洪
翼漢爲斥和之首東宮今日吾既有子且有諸弟吾甚一身不爲宗社乎明日

欲出城備局議世子不可出城宜送主和人鄭蘊疏曰臣雖非首請終致主辱臣
實有之請以是遲虜人之求金尙憲却食已六日始食日救若不合先我斬人
必謂避虜中行也乃指闕待命前大諫尹煌亦詣闕待命其子正言文擧疏請
代父尹集吳達濟亦上疏自首 二十三日 水原竹山將官訓諫哨官等數百人世師
叫詣闕請出給主和人時申景禛爲訓將水原具仁垕竹山將具仁基皆
屬於具宏此擧非偶卒云云後具宏申景禛鎭下將官等又請出給主和
人至入政院喧呼承旨李行遠出言曰大內不遠之地何敢乃爾軍人盛怒而
前日李承旨似是才器人今等語雖虜陣則可斬而退出還出軍人自是仍有
作亂之狀人心恟懼又叔提我將官來請而提傑之手杓資不知李時白營下並
一人來者南磧刃難悔曰傳命皆云南陽府採通并申景禛具宏頭將士爲

畢至金宮甫元寺聞將士言則謂今日事皆由於明士高論者不陰去也
保國不爲國合等每見各士自從堆劍互毒武人弟自分必死發憤於斥和
人而有此擧似非中洪隱唯也　是方賊自西鄕李守白哥守處階設雲
梯踰入三陛為以礼不接之御以砲石賊之進之退里底不知所殺多寡翌之朝見
之條不被甲　上勸着亦不肯令身被而矢無所領軍兵處甘苦一無之間言
得其力賊大炮連中城堞毀盡壞中壘穉以室石四百餘五為城灌水為氷
大炮雖觸無害堅鎮有歸卽風　御營提調李曙卒方在圍中失一大將
而時士無感容至有謂曰李曙死恢復可期曙盡忠國事而性倨不通下情
積失人心曙曾為守禦使多積軍器無他雜物皆曙之所備倉
卒入城賴以為用皆曙之力　時百官糧以米升減從益僉儒衛請僅文字

能日故也　賊焚獻陵康泰陵則魯已焚矣冬春以來寒暄之歲未是前聞
將士皆廣西色青黑不似人形賊動則風起止則風止古詩陰風西北來擾
臻蘆洞鵲其驗數西千傷日山城居稱吹男持論者曰志定來言全兵
全後誠糧絕軍潰忠賢萬死得生還本營江界退屯壽川統使尹鏞
來鳥州境兩元帥駐楊根云　時忠伯鄭世規兵到本城南三十里全軍敗沒
僅以身免公州營將崔震立死之江原監趙廷虎兵到城東二十里合戰一日而
敗安東營將宣若海慶尚左兵許完右兵閔栐合兵到城東南三十里兵敗
皆死全兵金後誠兵到城南四十里戰潰夜走全伯李時昉慶伯沈演俱
至聞四將敗皆自潰副元帥申景禛自寧邊赴援兵敗於都元帥金自點
自黃海赴援兵多敗亡兵卒歎兵數百到城東七十里楊根狹中依險自保

是伯聞變南出使倭將李振赴援皆入楊根爲賊把截不敢前而
南陽府使尹棨因賊不屈而死西伯洪命耉兵使柳琳往同戰赴援到金化
命耉死於陣琳力不支退保川後嘗謂我人曰汝國恨有金化一戰兵使李
義根戰邑李慶長金弘翼蔡諦李尚質皆死於亂兵中　丙子錄曰鄭世
規墜岩下藏積屍中有一卒背負而逃　世規本以書生能以刑平最先赴
難其有死之志可知也　先是募僧四五人潛出諸道督勤王之兵但恩忠伯
鄭世規冒死進兵聞城中危急之報爲之涕下假生雖三首頭以首詩退慰
忠兵李義培煮鷄燒酒而飲曰城中之危不問可知吾亦無乃何漢趁臣
但兵之言云帥府軍官池如海李元善自南漢出而殺之　時同志不聽
英府居楊州執請山城路塞不可進逕從山路到陸平趨三兵于敵門山

金羅礪山再募乙兵呼唱而潰列邑守宰無皆遁匿延李官金允慵偕以
五六騎走泰仁本縣之人個打麾下先蹴走入全岩山城金尹是瑞世判官卒
衛府中道官帑掃盡無餘搽仁品官權時有章畫持兵突入擒出延去
悍盡取官儲而去後莫能捕誅之　日月啥日李居之亂人民隨分責定閭
閭莫有搖動之弊主民德無從植之患識自完至李必滅敦以至今日想慕
之士乘時作亂囚嫌報仇時勢侵驅迫甲丁刼集牛馬邑里蕭然此誠何
時也天之性生業是守固乙乙有人心已先乙矣　時賊盡陷諸路勤王之師
四散據嚇湖乙路遊騎徧野
洪命壽字元老南陽人號懶齋尚雅齋聖民子　光海朝科世宣春
乱屏居守志不正歷清職　公見時作句仁花落天地紅石延祖株

柳氏見之曰此兒必貴然似夭折若日花發天地紅則福禄無量而壽
者與遐福底氣標格哉　丙子以西伯入落世山城攝副元帥申景瑗
倉兵入援中敗沒從柳琳俱行琳勸勿軽進公拔劍斫地曰君父危
亟發此言耶至金化殺賊數百人賊勢若風雨麾下欲扶公避之
公笑曰我往走而死寧戰死收殘卒援小吏作書付之囑與兒輩訣
也身中四矢遂遇害四十餘日始斂顏色如生年四十後金化人
立祠于殉節處聞西部曲如喪考妣贈兵判旌閭第命其子重華官
議政
尹棨字伯信南原人號蘇谷祖暹死於壬辰亂贈議政龍陽府院
君祠本府龍柏祠公當時昏亂斂跡自守及反正後始赴公車甲

子丁卯連中大小科在諫院請革內需司　壬申追崇以玉堂入侍引子無爵父之義以諷之坐黜、　丙子以外任南陽上萬言疏冬堅壁於胡寧患之父

聞邊境不待朝馳還　上已入南漢公謀奉勤王請兵率至軍潰被追之

使跪公罵曰頭可斷膝不可屈亂刀交下身無完膚一奴一婢俱死於陽阬

以賊謀弟集斤和入瀋抗節一家三人樹立綱常弟季西身溫死所漂泉

贈贊暨子進士贈掌令

崔震立字士建甲午武科官至參贈兵判諡貞武旌閭　宣廟丁酉倭亂

生擒賊入賊陣拒閒右頰歸振其出九人皆壯士慶陽播一馬從之公曰是

賊入贖官為義不受濱得數之先是壬辰公在行伍間斬賊百七級且

家公在軍頭會二十人宴行從火燒殺之丁丑以慶州營將從方伯勇世

覘至訥川滄州監司在後公在前虜騎勢如風雨公拒之不動射不

虛發矢盡謂從者曰我不離此一寸而死其諸之事定請於此處矣

集如蝟顏色如生

宣若海以安東營將與左兵使許完右兵使閔永進陣廣州雙嶺完

軍夫悲號對人垂淚賊先鋒突入完不能騎旋騎墜馬為賊所殺若

海獨當其鋒手射三十餘矢皆為手脾矢盡特立待地不移一步而死之

閔永亦軍敗死

池如海字宗之全州人武科歷訥川府閔鐵山三府至是隸標府在南漢

圍中請出城推鋒以效臣節　上壯而賜酒而送之出為虜騎所殺不旋

踵搏戰而死　上命出五百炬手導屍入城　歛殯贈正卿是戰也別將一

申誠立李元吉等二百人皆死
二十五日 賊呼我使崔鳴吉李德洞等出往則賊主送回書曰皇帝諭朝鮮國
不受命欲徵賊而產於王歸粵妻子十三王子及親屬西得明得欲行後非
欲知不可得也清兵過下清主自東大臺馳閱望城上無一兵旗一人聲曰
大軍臨城無靜如此守城之將必有智不可以輕攻城外因風張大烟火列
其益懼甚進揖也 二十六日洪瑞鳳崔鳴吉金藎國出虜陣言世子亦
和人欲出城云云答曰 國王出城後可也仍以江都所獲內侍宗室及原君出
示又以大君手書及尹昉韓興一憶昆君狀啓授之曰吾已取江都淑儀
嬪宮及大君明日到此士大夫家屬亦不害宮闈府庫并封守待
國王出後與欲而世子大君出去云云 城中始知江都失守驚駭掩

注之罪懲之條不可言 丙子錄曰初虜犯之時以金慶徵爲檢察使 上同
金瑬曰卿子何如瑬拊膺之慶徵之母與妻各乘玉轎婢子卜駄五十
與其副使李敏求先入江都大臣尹昉金尚容等奉 廟主嬪宮元
孫淑儀及兩大君與夫人翁主駙馬俱行江都素稱天塹人多投
入濟人之命出於檢察使嬪宮到甲串津無船留岸兩晝夜人皆
凍餒嬪宮於轎內疾聲大呼慶徵慶徵豈忍捨此乎留守慶徵
言於慶徵鄭溍嬪宮以下其他士民將千萬人永濟不得賊騎已
及一臂之間蹴踏殆盡慶徵杯酒甘醉度日三月重圍一度不啓
終通問每日只爲都體使明爲都檢察爲國存大事非吾父子而誰
大君大臣未有所言則慶徵曰當此危亂 未知何敢與言 堂廳諸

諸大臣何敢指揮　天君大臣以下莫敢開口惟士詵洪世君宣等以書
責曰蘇勝即李秋酒非時而往不能　分目以三南救二軍督宿令李
欲承從海道出進慶徵不許全由各路慶徵曰汝敢乃爾汝文来
上在圍城中催不令主李羈不奉命文書　三南督兵所在急急汝何
敢落後李慶徵退而接而于地曰此事吾所不知欲求不自己乃促大
艇數意軍家屬而行稱以御和寨之酒試表燒酒留陳全相日無
有年老子弟孫僕等君此不君往欲求且不行賊中走回人來言賊撤
三江屋林李造支艇寄造營中其意在江都出慶徵聲言十六日由江
水南曁陸地行艇李直月二十五日過清江浦全遇告急曰賊盡滾馳
截艇西以壹營截艇以下被甲守在水陸護從慶徵於惜徐李相料

宗阜分仲把守令佐久間邦凡許數國廣人言粗兩事甚山稜也
時不用更待何時慶徵此皆久親所講之物當何敢任之乎賊立也
趣退以柾責大炮訊款吉吉之向慶徵欲未睥睨避甘食其賊以後
戴數十人從之中流慶徵曰城中唐跡最近入居守城計佐郎任喜伯齊
欲一戰而無奈何自接水陸之語京乎　大君曰長仁天數之語我何之
回當守死未肯去入則宗之阻害捨登不可上入　大君顧謂慶徵曰
不可入慶徵退出喜伯來報　大君登北梯降鶴樓下期於旦時
守城如有如兄戴將出城中軍去濃厚軍守乃往津國　大君
曰我當走馬入城營中軍君親自領來以此意告大將喜伯告于
慶徵慶徵慶徵退而回城而賊船前進留守宿仲頃無斷棄爛上示

潮退船不能運仲以背負之出清府集兵萬餘十五日移船上自江安圍化
恩何患如此吾得斬汝仲終不動順流而下井甫萬戶鄭振為先鋒
陷賊船一隻得為進戰仲擊錚退軍初賊船設伏不發船而一隻先陷
岸下陸者七人上其岸四望知無備以白旗招麾境上賊船後賊並敵追而渡中
軍並一舉身力戰死之本府千摠具元一善與其弟戰死趙翼李行進白挺
手于水無人極活之慶徵故未先去其張仲同乘船與慶徵仲之老母在船
船故求妻為賊所留二子元檠元棨見殺其婦被虜云　嬪宮痛哭步
出城門已閉自度不得脫抵南官舍仁徐學行等五人注謂曰吾無大恩當
死於此不忍見孫之同死汝抱而出幸而渡江則國家其孫之仁等抱元孫走
出渡江浮海到喬桐仍回唐津　日月嬪曰元孫外叔姜文星與全仁通

宗阜令付把守令後大第般民討数風唐人言煙霧四山積也

時不用更待何時慶徴曰皆久親幹諸之物吾何敢任此手賊乎

並退以在責大炮乱放之声四慶徴与宗雁御避之倉区賊ハ之陣

戴数十人従之中流慶徴曰城中虜跡未定入居守城許佑郎任吾伯厝

欲一戦而無奈何自投水極之法言乎　大君曰長仁天数三隆然乎何之

固當守死大将豈入則宗之理乎檢察不可至入　大君顧謂慶徴曰

不可入慶徴退生一善伯又曰　大君當如本陣觀樓下期於陣

守城如有如見戯驅出城中軍全體齊軍完守力拒津頭　大君

曰我當直馬入城軍中軍完親自領来以此意告大将善伯告于

慶徴慶徴悵之而已俄而賊艦前進留守諸艦頃奔師来闖之来

潮退船不能渡仲以背水也先清府縣萬所大呼抄船上曰此處固守
思何患如此遂懸斷岸俾舟不動順流而下井甫萬戶鄭振先登
陷賊船一隻得為進戰仲擊鋒退軍初賊船設伏不發船而一隻先陷
岸下陸者七人上北岸周望知無備以白旗招越境之賊船後賊勢益而渡中
軍並一舞身力戰死之本府千摠具元一並與募兵數兵超翼李行進白族
身手刃無人極江之處徵啟求先走與張仲同乘船去應徵仲之老母在船
死啟求妻為賊所留二子元燦重燦見殺其婦被虜云　婦宣痛哭書
出城門已閉自度不得脫抵肉官舍從往還行與五人注謂曰吾無大君當
死汝等不忍元孫之同死汝抱而出幸而渡江則無負善處之任等抱元孫走
出渡江淨海到齊桐使回唐津　日月倡曰元孫外孫一表文漢與一金仁達

自以出來國學筆得船般渡以保全云 丙子信日金仁抗文孫而得島者
賊在來國津云治他騎從王後直有賊船有若待候發東船浮海去居
桐移抗文彥之人大會津頭向北船來自鹿相至今在島中諸人莫有船楫
五寶白居桐來云人皆驚遑嬪宮原君(?)君俱陷賊之說亦大抵無向一事
奉嬪宮收儀兩王子渡江直向南漢 嬪宮行煩加敎禮今在國中(?)行(?)
無來後消息(?)路 丙子信日李明(?)尹新之皆在防禦所唯文在城中路塞
皆乘船以避以北號(?)宣德(?)被(?)有自(?)等而先陷(?)治(?)者九王世韓與一
呂(?)命(?)從(?)賊甚為衆(?)欲新(?)亦曰初見他國之人未可不整而寇先自入降於賊
日國男女傾朝而在此云畫(?)欲相入侵且歸也妻把(?)而不同(?)倉(?)去
之妻初欲自決嬪宮亦欲投水為云 大君所挽不果云世子使陽原君(?)

停事于南尹宣筆請于海平寧馬而出來云前右相金相容既不付下人曰以此
待兒輩為葬具仍往南門路上藥櫃在傍者皆應去去人金涉重則告
楯順長不忘曰大監儞為好事耶金相放火自焚蓋通順長自焚皆死之
初金相在櫃上尹昉步至曰公欲死乎吾欲同死金相曰公何必死盖知昉之
不欲死也虜到城外謂曰我來欲承相出詭我云時昉已逃匿竄出則焚而寡
窠出見賊賊使為下直人滿卜直政承昉以宗廟提調在廟社奉安處賊至
昉大呼曰汝殺我賊不應殺 廟主於溝中昉收甚室而藏卜馬曰渡海時
我言死賊迫脅下陸昉罵甚 廟主見奪否載衣褥中使侍來女上入
城直至其家昼三壹中翌朝懷其君往家默奉至 肅寧殿神主昉指壹
隔葉舊日君可埋去云事走後以 廟社諸囑付處後奉審 仁順王后神

見失　天定壬辰神主傾破　又四位傷亡位新造後并改造凡二十九位

尹昉雅川海平人梧陰子也光海時與李延昌光庭同沐浴慕閒解議

發李爾瞻達庭公爵瞎李顯公怒曰此豈爾時公曰吾性優從庭請

已發論杜門聽下肆請入班李終不從入參公勵聲曰吾則以不參爲之晚

視朝後步行出坐此遠窮楚之豈不難哉未年江都不能死節被戮

處身合但讓士大夫晚節歎之哉　公爲相時有儒疏斥廟堂譏諷爲劉

孫草聖公笑曰劉孫草聖循欲形狀吾業李做槁不得儒疏律我乎之

時謂長者之言第晦閨齋奉朝賀臨白沙李恒丁卯律子新之之訓隱當

尉　宣廟駙馬後孫偉相參判

江都殉節

金尚容字景擇安東人號仙源鄭惟吉外孫弟清陰揖鶴名
位德業近世無比　宣廟辛丑公在大諫相論鄭澈不革耶鄭之事　上不
答陀相金壽祺割李廷龜曰此事是西閭之所懼不敢言某獨盡言可
謂朝陽之鳳鳴自是許筠補定毅先海王子以大臣論官中左近許筠左
遷不命定諸　丙子江都殉節公登南門樓壓火藥而死孫壽全
臥一處終不去士人權順長金益兼一邊不去公平生不吸烟草命取烟草
來俄而火藥擁声裂天地屋二字騰空樓上之屍皆不得推名一見屍壁
於手足地印其地築壇先是有勸其舟楫從之公歎息曰有死而已
安可論生是年命旌閭廟額忠烈
洪譔字士和清松人謂之兄也蔭官都正丙子入江都與其諸孫先埋

神主手寫遺疏以遺諭夫人宋氏峯泥春堂林章君公護大兵往東縣
艤船請避公曰國破家亡生復何為遂夫婦易服出而四拜相對而縊
時年七十其遺疏曰 宗社已覆今無生矣臣與妻同一自盡以報 國恩
大明崇禎正月二十五日也外孫朴長遠上其疏于書筵廳
李時稷字聖俞延安人籍竹窓權軒不亨之代孫也官正言公少從
芝川游漢而先生聖猶已先海書佛脫湖西不與人交仁祖甲子登第
為諫官力排和議丙子冒死奔守山城路梗不通行從痛哭與其壁
尹學謀聚義旅事未果尹先到江都是時在所也謂主簿曰人謂不
滅雖有天塹惟一死而已及賊渡江公謂主簿宋時榮曰吾輩誰與人
者今日尚可論生作書付其子曰長江失險北軍飛渡醉將怯兵情皆

固論生死彼南巷朝暮且伴高林論之義不苟活殺身成仁俯仰無愧

嗟爾吾兒慎勿傷生悖義遺緩一身忠國托身黑名永垂世宋公

先來公大笑臨禦為兩詠言其一命僕人獲我於此乃解衣換為緋衣

明心雖往僕從止公揮毫曰今日死榮久矣旌閭祠忠廷廟　宋時善

字汝先驛村後非祁子贈贊祠祀忠烈祠　北庵賦詩云驟雨風雨

碑孤城天柱崩難地軸傾我君偏留往丙子君能先趙宋臺複人倫

自古皆有死世上無今不愧生若到雲鄉朝列朝為說辭莫令明帝

時後驛負瞻望

權順長字泰元安東人吾霞克中孫贈持平重孝氏文源女也先諱三世

後自決妹年十二毋自請

金益章字汝南光海人沙溪孫參判槃子也明生員既請斬虜使年
二十三賜持平以子萬基貴推恩贈領相
李古吉字士友號東川　人宣廟乙酉科判官正郎汝三徵令兩朝
永慶居為仁弘所陷追論生禍蔚睦匡人休以利居公曰世道至此不
畏救正反使合浦那　辛酉公歎川府使募兵五百餘人使別將追征清
兵歸路公追擊甚後多得兵甲牛馬毛都督匡怅稱歎甲子公為
西伯遣軍官斬逆宗衆十三日於安州賊軍進柬善乙亥以春寧陞工
判丙子入江都宮城外十里及賊渡江公曰廟社亡矣何丑苟活赴城外
中嘗無論笙因死即馳入殉節年六十三　初公過于犀山謁豐川倅
行時祀無餘恩夏歎之際忽聞山雉甚三前而去公戲曰我外祖丁

熊野兩臣濟有此異甚意今日見之演嘉異之

尹煥字晦叔城子人號海村八松堤弟衡善贈吏判謚忠簡 子

元年洪命章號無適堂官承旨贈吏判賜謚忠

閔瑋字載萬驪興人號執齋鼎陽君仁伯子子之代也身之賊夫婦

孫女四人庶婦妻馬氏合十四人同謚

鄭洙臣日人松江澈孫官幾監妻馬氏同死

李嘉相　人月西子官正字被虜時甚妻負其母而逃嘉相

妻與母同死投賊罵死婦子負其母屍入城中遂焉

洪時元字達初南陽人恭澗子性至孝侍母許匿賊不屈以身

翼蔽母死之其妻李氏同謚於其傍

金壽男字汝一 人孫萬之婿宣傳兵正

柳忠傑字蒼伯晉山人號錦沙官副衛 仁祖嘗歎謂親往柳家

以子炳從貴贈吏判

鄭百亨字寧叟 人先謚死其父春誠及兄百昌之妻韓氏之三

人虜母遲弟妻皆同謚燕山朝竟死人誠謹曾孫也眉叟撰墓

銘曰鄭氏五世清白吏孝義行四世忠臣二世

忠烈祠金尚容洪親李時稷崇時縣尤一十二府十拾夫人壬午始祠奮直

萬尹煌權順長黃一善貞軒姜興業樹立人戊寅追配

時祥殿君母金氏夫人曹氏珍原君夫人韓氏金縣夫人徐氏女謝李

昭漢夫人李氏女尚獻 申鑑夫人韓氏娘二 其子昌叟妻洪氏女娘一禎一

韓妻宋氏婿尹洪翼漢妻許氏權順長妻張氏李有娘夫人尹氏孫仁娘
洪命一妻李氏李尚馨妻具氏李湖妻吳氏李翻妻金氏鄭善興
妻權氏及金瑩李聖求李一相韓後謙呂爾徵李好閔夫人皆一從
死一處　晚隱集曰呂爾徵判尹鄭暨目百呂婿也兩夫人同節死草
葬楊楊兩家子孫輪祭或云呂爾徵夫人申景禛妻同在一家引決
時戒婢必須火之故二屍皆焦爛莫辨兩家同葬莫不敢祔於夫墓
云時虜見死人必脫衣服故潮夫人云然
是月二十七日　上曰宗社已亡無可爲乃出城是夕雲霧四塞城中
搜括藏之文書皆燒之有一朝神跡云萬古天下無長生不死之人萬古
天下無長存不亡之國願　殿下勿降虜爲天下後世臣先死以報　先

王云靈云使李弘冑崔鳴吉金藎國持國書往虜陣書畧曰臣謹
云皇帝陛下之臣之之今聞陛旋駕有日若不早自趨詣仰覲龍光則微
誠莫伸後悔何及第惟臣以三百年宗社數千里生靈仰托於陛下情
理誠謂可矜若宣寧有希善不如引劍自裁三為金伏願明降詔旨
以開臣安心歸命之路謹昧死以聞洪瑞鳳崔鳴吉等出往虜陣出城
節目賊曰汝等從古有例第一等即係不用之指卸壁壘撤也第二
等行之已年臣官監陣撻五百人服如君等所爲藍色服有罪者不
可入正出自西門可也其日秋龍持汗書來傳畧書曰皇〻帝招諭云〻麻書
排誠意前言而賊令盡釋前年之罪以為君臣世守之信義也時明朝
耶與講合并印綬而去其年號奉我正朔以肩長子及弟二子為質諸大

且有子者以子無子者以弟為質庸有不虞則朕之質子祠征朕征明朝調
倉步騎共同刻期慶會毋得有誤今朕回兵攻取椵島有可修船五十隻
大軍俱行宜行犒軍之禮 聖節正朝冬至中宮千秋慶吊等事奉表
以來其所程式無違明朝舊例 軍中俘獲若過回執送若欲贖則聽從
爾國所有兀良哈俱刷還有以既死之身朕復生之子子孫孫無違信義爾
國狡詐故茲詔示云云 廿九日國書臣韓上書重小邦一種俘議臣請其尤
甚者臣悉然亦有得其堂諫一人當天日到境月遣平壤庶尹翼全進兩或
為俘獲或在任城俱不得免今日在城中二人臣請拿門以俟處分云云金尚
憲自縊得死李敬輿力救得活翌日敍有送虜陣之議故不死金瑬以
左尚憲尹煌尹文擧吳達濟尹集金壽翼鄭蘊金益熙鄭雷卿李行

退鄭蘊等十一人之處陣善處以只許洪翼漢外更無所追不許講和勢
將加追斂於取舊請風日十三人太多追若干人爲塞臺口指示可追人則當
從台言 大諫朴潢謂臺曰雖追數人可而塞責吳達濟尹集亦和今從
兩人亦聽不忍焉其終不得免者甚至追此二人乎若使是君子其事之情言
則不啻我以朝廷不甚小追之爲愈也乃只追兩人從潢言也尹文學初不聞
於斥和以爲又從往爲請故而罪出追之中人究之因朴言免 鄭蘊疏曰
鳴吉既使 殿下稱臣出降君臣之分定矣臣之於君不徒承順可爭則
爭之彼若求納 皇朝印敕 殿下爭之曰祖宗受用此印三百年矣當納
皇朝云彼若助攻 天朝則 殿下爭之曰明朝父子之恩清國亦知教子攻父
有關倫紀亦以此二者爭毋得罪於天下後世幸甚 是日吳達濟尹集等往

虜陣氣色無異乎　上因見痛注賜酒勞問曰汝等父母妻子當
終身顧恤加為斟念　呉尹拜謝泣而出數年後來更無恩典洪瑞鳳時
在任所呈據狀之間也我國以灕山停還大中之言責押往虜陣大中束
縛困辱使不得飲食出置渡乞解縛終不聽到遼陽留其部人等安食享饋
汝雖文筆勝於我國之遠大中也　吳尹至汗前汗曰汝既不和何不攻我曰不作
其和只沮臣等所以大軍解縛傳送抬遇者等供大饌皆非我國者也
又給駒索各一緊遇者等謝之行九拜禮
洪翼漢字伯升南陽人仁祖甲子年合科試拜母中魁第丁卯弘文掌
虜犯境朝廷議和虜歸弘三而去合為正言請誅之罪丙子為掌
令時虜使以僭號來旨默日臣極義州府尹狀啓援號以天無二日

華語御之且不覺曲踊踴躍者之百年我朝禮義物之循復推与武夫

自守優之況於聖上開達請臣等且自陋地之初只聞大明天子命

之此言何爲而至於亟議斬其使之之是年十二月虜騎傳主鳴者謂

金歷曰示和啟虜者洪事也所請之任捨其誰遂除平壤直尹促行

公奉世子江華麾尼山由唐桐之任所保其城丁丑二月朝廷以飢山伴

送大中積廣康中到義州府尹林慶業曰明公此行真男兒事云

也到瀋陽華人之服翻志争來見之曰真忠臣也仔使因於別堂

設食朝夕甚盛曰皇帝所賜不可不食公曰有死一死而已此直可令終

始不變龍胡曰汝國不和者言僧汝子第曰汝之使我國也請許汝頭之

者個各一人龍胡笑而出汗感兵威得引入公方食如常顧謂舊頭

日今日我必死矣賊而賊卒縛其兩手而入公至庭汗使解縛謂曰
爾豈不和何不降我及為我擒公曰我之所執大義而已成敗不須論
惟索紙筆曰 大明朝鮮國陪臣洪翼漢語言不通以文墨供日四條
之内皆兄弟無兩父之子也爾拜論恩摘帝是悖兄弟也門庭之間寧
容悖兄弟表載之間寧有二天子哉 又曰由一既之浪陳以致國家之敗亡
被誅戮實甘心臣深爲歎旅歸故國快哉快哉汗顧左右曰難哉是人仍
曰吾豈可不為皇帝 公曰汝乃 天朝叛賊寧可為帝哉 汗怒令兩胡
挾去兩胡乃刑殺也即三月初五日也只兩馬鞭不念付諱人并其書顯
果之初公到宣州寄二子書曰汝勿以我為念 非特老親 汝母 保護
毋徒失詞擊瀋陽時值三月三日有詩曰陽坡細草拆新胚孤鳥哭

祇益轉哀荆杞邇青田外書錦江浮白雲中孤鳳翻危石陰山動雪

入春蹟月廣南航過任杭卿鍾命百年今日淚盈眶江河溢金堂

許氏被執不屈公醉元以目望之歎之醉元死許氏投水而死醉元妻亦自刎

丁丑正月二十五日也前一日公泣子醉廣已過嶺而惟公老母與公之女以見雅

覺石　李調元　鄒康甫　鄭肩祖　上諭及公許積日望見道論名人

世間畀靈力諫公節義扶植倫綱　吉鑑矣

吳達濟字季輝海州人號秋潭林畔之孫十九司馬二十八魁科而才為校

理疏斥崔鳴吉和議是冬公罷官家居南原虜變徒步扈駕入南漢從

一斬延示和人於虜陣公與尹集上疏自首公與達濟執手涕淚曰虜

之所索首謂也汝非其人奈何如是公曰雖非首倡即斥和主事臣我

甚求兒手及孫謝遣并從言于籍司曰吾弟從駕歩来願得一馬兒踏
昔頭也會日暮未及出城公夜就館沐浴遣并遣之相持泣語曰兒
曷来訣与傳今日明朝何以歸報老新生幼嫂手哉此未明須從處
置後事公曰男兒一死豈得甚聊後事在兒頭兒勿悲因剋木為小
牌以佩曰收我骸此也因就寢翌日與尹公至廣陣謝胡詰曰向
汝等之名非吾前日聞且首唱非獨與汝等而已以實告則汝等免
矣吾自我等已知死而已豈讓他人乎吾義吾頭來若斷則斷毋多
言廣將時使一僧至公等在陣後呈表服其義加尊敬尹公謂公
曰死於廣也曷若死於我境耶公曰死得其所則我節義豈非榮
乎何必歎死夫之誄乎到信州公裁家書藏懷中至大同潛付主家

老翁其翁待厭去以其書留與傳子家其上提未人詩曰風塵何
且各保前程誰謂相分有此行別日兩兒同詣提將詩一子獨趣庭從稀
正員三匝殺從保定巡寺只請問室暖修四日暮先生何處東歸
寧又曰孤負義正心無作靈玉貝闌孔岳經貝貝叔此生無限痛壯
輩宦員侍門情寄兄詩曰南漢留三十載孔目盡回福歸來孔目
毋未滅濃思兄渡東望匯清悵弟人魂逐遠室鳴悲及界彰寬
池草借殘春夢當彩服趨庭日是何年誰對盍親寄妻詩曰琴瑟
負情愛相逢未二暮今成萬里別離負百年期洛洞書難寄天長
夢亦遲合生未可卜須滿眼中兒到海陽奇因之去於一女侄謝例
傳子語曰汝等似非首留不須教辛妻子未居此公日不可從須速教

龍胡趨去公曰吾等若從彼言登焉桂之人是可忍乎有負龍胡復
出引入公等房聲曰敢但我國吾宰被龍胡拍令生存祖前之公終不
聽龍胡保叔胡牌之公急引出之公回顧罵之驅去西門外即刑殺處
也公初娶無嗣再娶南氏一星娃也入室達服男而竟生女又矢天道
無知也　李廟祖贈副學
尹某字鼎伯南原人號林溪天啓丁卯司馬李本拜丙子苑慮御
監示崔鳴吉主和見學曰言大悠可斬清公曰國得存矣何可言斬十
二月虜寫入山城加請戰請議送年酒于虜營公筑曰城下之盟且縣
云府僅一間草痛哭痛哭虜書悖慢公又疏曰今敢因書皆為之
罪也昨見委書非和也乃降也為人臣子思勿以此書示之人送示

和旦公與吳公入辭　上曰爾欲保君上守正而覓至於一身安得
自由乎俗而久也吳子公曰臣有祖與二子臣兄弟任所僅不然其生
死矣　上昔孫興公曰生誠之日必留世子祖在否　上曰仍今敢死
念循國家社可安也吳公與公同死於陰陽顯從獄日當同公家
見吾而記後不知死生為善從事某五章也初公自南漢至楊花渡守
第求言曰二月初三日於廟後含生之報寧欲死而如居國從生乎
何寧以歸觀須上奉先王下率諸子見亂死皆在于是余何異焉
他日棄兒時切勿忘生學而盡力盡而老親及百世受恩則亡兒之
靈必痛恨於冥冥之中矣吾行言錄請園門求吾與吳公自
當乃身自為之方無他人之事男兒捐身報國家亡之期在十年

集只而志毋悔年竟不得傳　倅系經無由已　壽甫初一匠見金姑

拯啓請贈洪知府吳尹副學專九重啓達祠南漢賜額顯節

尹學士祠　祀陽山兒府使槃俱殉節弟棐羽丑後祈峯洪學士婦及二子

及子婦皆不屈死尹義有恥受集洪義有恥援集　丙子歸日雉鳴

吾願吳尹到瀋陽諳曰吾學多引斥和至斷被不能盡殺吾等可

免矣尹曰吾豈圖生俟他人乎萬國向春曰季是節之為楚囚使

幕下來御前衰植前胡陣二白則各徒從軍官押送瀋城三竟豈

不誑手起義問於吾南遂刑瀋城一陵撰三學士傳　庚辰齋果濟通

皇朝屬寬之使執送崔之有詩曰我雖不殺王學士中夜思之心自驚

天道由來好回還白頭今又西行

○三十日甲申條續即南漢受圍四十七日也進侍衛將士及百官從行者各一人五
下東坂高華限五百語聲　上與世子衣藍色戎服乘馬出西門城中皆
痛哭聲振天地汗設陣於三田浦南築壇為九層皆張黃帳幕立黃
傘蓋黃金塗日壇上設龍紋褥設龍鋪褥褥皆黃金狀汗坐於其上亦
自擇矢侯諸將把劍　上到松坡門城邊三十許尺高二丈上懸銅冠相繼
作聲以候胡人出入城內設木板為階設法與周圍　上步行百餘步至
三公六卿入跪於地汲士摩后請鋪褥褥唐日皇帝二朝不可自尊　上行三
拜九叩首禮入就階西向與汗東西相對行酒執宴臨罷贈　上貂裘
兩領次給大臣六卿承旨各一襲　上服其裘行謝於庭大臣以下以次謝
仙使以筆來嬪宮淑儀　兩大君及大君夫人見於　上又出崔鳴吉實為

與之雀頭首謝乃令 上還宮還三殿而出東宮嬪宮及鳳林大君及夫人俱入闕故因留陣中 上獨與東宮 麟坪大君在陣後入城東門室屋開然無人聲犬吠兩三声路中死屍連 上由通化門入宮東宮人馬皆於闕中寢宿

上還都也焉上痛哭陳啓獻曰此足以雪恥中興也自是每值聖節輒於北苑露坐誠禮嘗讀詩曰君子萬年天子之命用不能成聲南望氣

雜記曰余僑輩自南城從陽德入城士大夫避將士自山城來者皆不知其父母妻子生死入其破屋中就聲大哭路不忍聞清兵初入城即封府庫從不殺害二十六日沈元帥赴韓救人仍此殺怨 三十日入城內亦不殺害只擄男女而去人家雜物無不持去正月翼忌之入殺擄麻浦人家雜物無不取至於拔窗而宗理藏 南漢集曰癸未正月趙城贊平某平臣平二公曰

今日回巻　吾社有屯峯屯後〻事有大於此者甚憂之論也猶害

指南漢出城事也　此豈非李也猶可見者耶黒〻哉黒哉　讀雜録曰萬

曆間壬辰之乱国者東人之国者中人亦知東表西戎而奥之道見清書東

夫諸且而乱国亦人為国而寧国無乃是〻耶月月時日朝廷處論日甚〻東且

損禍無野不知草野之人而知寒心至於讀雜録中可見国事之〻豈可為乱

也青野漫筆曰宋提川所傳日宋相方在園城中以矩乃隨身日　上君

出城吾論自注之人皆見之旡敢於差言之論之大議也患當出城不能講

佳又以為不守我故因春賊書貢之問春焦大寇書曰高明言青城則當

死南漢則不必死青城南漢非南不同我南漢之出城則青城非城也如

不是上之死賊則青城南漢何擇且青城則雖自有死而已南漢實有可

諫之道章雁為爭之以和章以從之舉一城為忠義之鬼不從則個死無愧怍
以為鄭大夫雖不幸不死於難即今為第一人此忠肅之令承寫國無從剛鄭
庵兩翁之事為不中非不忠非不幸豈有是理哉崇嶽集曰春翁書謂之不
不覺其從自失蓋兩見未曾及此雖而先曾先祖與鄭同居力爭和議
不從下城為無愧於自請之義今以此書排之心折得一死秋添為正此是
極筆之論豈所謂天王固高於武王而大伯又高於文王者耶義理安非
省心粗識聊得以斷也

鄭僑字輝遠東萊人號桐溪退士鄭明膳學謙先生子　光海丁
文壽大妃移御慶運宮公以進言疏曰自當在肇章被竄於國外
光海黜謫外終日獄不肯請日入嶺三世子安知逆謀發動出御正郎

沆希旨教永昌公跪曰殿下不斬沆無面目見先王於地也遂誣姑覺

首從誅 世謂我先王人換請四面踩入公邸大罵自髒戮之子作一篇因

寶並斗詩白官欲僕殺取之以得其罪公自少服業於仁弘後臨逃獄

公貽書仁弘始議後仁弘我公請収屍不肯耶第三道 公夫人有獅子

吼公憚之嘗島中有一妾歸不敢置于家甞為南原倅時屢其妾於閭

家每托以見友出暫見而入或曰公曾不畏虎膽西瘤肉可畏夫人乎

公曰賊驍業數敗敷兵此則長日使當正可怕也聞者笑之矣

嘗以大諫斂仁城子兄弟又曰外間宣傳甚花有龍池之勝閣而有

遊宴之樂此實莫大之憂宜特命風都兩子以副學請於義州謫

劾死斜時儀以為遠以庭鶴南漢將至生城公自今以死作詩數首

及示第中贊其詩曰生世何陰戲三白月畫中一身何足惜千乘奈云竆外
絕勤王師朝多賣國臣老身何所事腰下佩霜鋒又曰炮聲四發如雷震
衝破孤城士氣摧惟有老臣談笑聽擬得茅屋號稱名其贊曰至哉已
極臣死何進含魚取熊 臣正典 時陪輦出降臣實耻之一劍得仁視死
如歸即以佩刀刺腹流血滿衾而不死人往見之公笑曰讀人書不解亦今
日我之不死雖謂之非死古語曰伏劍而死伏則死五藏肝則不死今而後始
知伏劍之義也 上遣醫来救使人執筆 賜一劍諫處 亥三道二月卧與渠
不變其家曰吾未死於南漢何忍見虜子之虜手入德裕山結茅而居命
日鳴巢棲林以自結享年六十九贈吏
○二月二日賊伏兵分四路作行二枝與執 世子大君昌軍中 陳於路上一枝逆

賊頒兵咸鏡道渡豆滿江而去一枝由京折山路至平安道昌城碧潼渡
鴨綠江而去一枝兵乘船下海攻島仍由前串島掠西楊州仍從西路請兵攻
目撒去被虜男女南驅而去哭聲振地賊賣虜人男自金五兩女三兩三兩無從
者從後捕從賊更虜去云三月冬世子到閣從胡王之人鄭命壽以下隨皂出入
閣中為從世子即還命壽即驅山官奴而濡河之役陣虜者也六日
上往西江止城九王子處世子亦往其處 上先見世子後見九王子即汗之兄弟也
九王子設饌以其餘饋賜侍官 上亦依其為侍令從左右皆甘食惟東陽
尉申翊聖翰林李之恒而已 上還宮世子辭八日十三日還去 上幸畢
徽侍從世子嬪宮及大君夫人從世行百官侍痛 上与臣下慟哭世子去
畢有世子從行官以雄假古相帶而從寧且則朴潢朴安官官帶則蔡古裕

後李命雄李時楷鄭雷卿及黃一皓訓衛司皆以武差之武人怒曰常時
好句集自爲之臨亂之事意以爲戒云云十三日汗發行
上出東郊送之四月行崇德年號鄭蘊入智異山有詩曰崇年歸止於斯
明年即是新曆披延屯山外尤有季只驗花葉驗時移有人付詩闕
門曰三洞已從國隨傾公議千秋昭汗青忍昔 神宗帝德何頑 宣祖
大王靈寧爲丑地王謹兆思作東窓賦檢生白首歡行長痛矣 穆陵
我日照嶽誠知非子蔡聖龜詩云又有唐音一從換字無名詩云清明
時節還憤緣處傷行人欲斷魂借問主家何處在牧童遙指向華
村汗書定每歲方物數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水牛弓一部豹皮三百張
鹿皮一百張水獺皮四百張青黍皮二百張茶一千包胡椒十斗好腰刀二

十六把腸刀二十六把丹木二百斤太好紙二千卷龍文席四領花席四領白
苧布二百疋綿布二千疋麻布四百疋紬一萬疋布一千四百疋米一萬石丙子勝
日譯官韓甫訥陷虜還言賊兵二十萬實十四萬死於我國者數萬人汗
之妹夫敵如我國防禦使者死於光教山之戰云賊兵瀋陽西六七萬云訥
羅記曰憶是恩德仁和語　肅寧殿神主從江都陷在虜兵大日還言
清兵七萬蒙兵三萬孔耿兵二萬合十二萬人又言汗猶帝直示本國以氷合
後出去之意毋之印給馬兵以十一月二十七日發西征　天朝啓曰鮮必來乞
當執送而答退是日不來又卜二十九日始待數日以過其二月日鮮罪
不可不先正遂欲東搶之計令三道出來云陳是之女為虜所擄曰朝鮮
王兄女宜納皇帝納于汗為第六皇后後虜乃賜其功臣波陣撫

云蓋三后以賜功臣其國例也　荷潭録曰李敏求妻尹暲女也為胡擄
其孫及婢以從逢敏求兒聖求於路丁丑泥春李趙榮獲東宮行到
鴨綠目見李妻隨賊入瀋之狀其家言死於莬山其婿申昇謄書送奠
而未報之丙子録曰李敏求妻及兩婦之事言之醜也敏求謂之節死作
誌銘求書於東陽人皆笑之壬辰亂張鳴吉為倭擄補其妻罵賊死
命旌門及聞男女渦集在其中人皆服笑鳴不振累丁丑敏求妻之被擄
敏求孫以聖求逢其孫婿及婢子於瀋中婢言其妻到莬山賊殺之唐
罵死業得棺椑厝某處云其詩其妻即與瀋相合之非被虜者之自見
何至莬山而死設令死婢安能得棺而斂爲耶此與前後一般也　日月録
日時有良家女從瀋之類之外有處子家惱惟奔走爭先嫁娶年未

十歲便相行禮新郎之行項背相望　日月録曰壬辰之亂士大夫妻陷虜
生還者其夫請異離更娶　宣廟答曰此非淫奔失節之比不可棄之不許
其夫改娶朝禮後婦人之贖還者朝議有可絶不可絶之論　上曰依先朝祖
宗例行之時士夫之妻妾贖者依舊同居唯張先豐雖以爲失節人不可延
辰婦贖還後既請令子改娶崔鳴吉以爲如此則怨女必多乃啓從此後
辰夫人更上疏　上命只許此初爲例金瑩之妻女被擄還京於説胡其贖
回信于金之被虜人贖還由於瀋云　丙子錄曰賊陣外見虜多富聽其過
納軍中而棄其兇故也我國之被虜者年少剃髮被甲爲先鋒者推
本不敢出聲我潛啼暗泣手舉頭長嘆出此路者如有所許我共見之
以鐵鞭打之婦女被者納之醜者傳於我有濃粧塗粉揚揚馳馬如此

閨西妓云我偃卧城中與賊根吸烟竹不知此何人必士大夫妻妾及處子不
忍露面見人者以泥頭塗之皆從後遣宰臣韋陞深齎金三千兩贖還男
婦先以官銀贖還徵捧都數三千三名捧銀二千七百餘兩未繳者九百七十餘
人皆貧無依至身死徵及擣旗因甚啓舊滿已捧銀分送兩冊爲烟
鍋措備之資　朝野記聞曰丙子兵後所着帖裡至丁亥始冠黑帽涼笠
日帖裡之制甚近於中古多為天主俚服蓋為盛服之上服朝之中衣至
今日專為戎服非武士臨陣則不服未知其故也洪氏吳秉日我國廢法
士人之妻不敢有屋轎中古近風猶存丙子亂後雖宰相家婦女往往乘馬
月少生時揚婦梅洞夫人來觀時騎驢洪監司命一長世趙進士相鼎宅
内往來留宗者乘轎者乘馬以羅兀蔽面其羅兀尚在趙大陳景倫家

云　法石三官記曰法江顧語云冠帶衣服臨時變革與世道相符此廟
宋士庶塑搭臺上柱高拜既柱後謂之東西臺上功斯既拜德有古樣是
明廟丁卯戊申間々穿鼻者處無謂換其低廣一時拜々其制三變謂之
金穿鼻塑其後欲至頂柱低如鉢拜柱厚如大傘卷如僧堂弟子亦好
為處多繪乃僧察所為也未久禪宗曲科兩佛叔大興云宣廟未頂柱
高遮柱後更添初欲度至于遮柱厚頂柱低乃謂宗子臺上安盤拜
既近年又廣癸未甲申年來臺上安從高大拜既仍其柱々廣而未損
也此未知胡能
　上仿西元師洪寬遠全自興從尾安居李緻未捨弘全國全處散
張伸賜弘伸宗杜西門外自循柱其家人言々語々其迎生承旨與宣

啓請割棺　上不許東手同見信曰朝廷以江都首金湯保障吾異乎峯
甚子為檜黨使章宗為信入反徽陷反作亂禍之基若使全家一以先生
付之天聽天所命則未來必死之誰不甚其死於罪孰若死王事哉
姜晉所正刑丙子歸日初以祁熊上大辭無如晉所忠清寧靜守閑悖痛
竟不見死晉所其瀋徵函賜死命下瀋徵晉所至日雖只見手以其寶人
劍後斬頭人曰以此辭我而恨持去水燈寧靜追思無從如悲親戚挽手
君俞伯曾號某曰上年秋濟之所知甚深　殿下特下敵若留入輕難
兇重罪之叔自後附會和議尹集之傳廷尹煌之論罪丞宜主張喬初有
人之清出東宮也蓋即勅出頭爲隨行及夫也韓世辭以老病爲質于瀋
徵官高遠素懸信名下其宏大言曰東宮留從不敢於瀋徵御中殿

之初碁絡過慶徽獨在母喪聞堅即侵其事慶徽揺使出於堅之自
薦彦一泉避亂之謀也先齊其將居今 廟社頓官留律頭三日內宣全
仁失聲痛哭乞非但 殿下之罪人乃全仁之罪人也若大臣者忌以此要慶
徽之頭則張伸何以迸去江都何至留以手誅不出此挺此狂妄耶謂勝亦
為得無罪乎慶徽謂欽於勝之一動一靜莫向於欽於江都當欲於為慶
徽亂母欲於之派与慶徽作黑於律頭侍生年也既乃案匿民者非但
廟社陷殘矣乃擇手賊陣由至於羅時公論何時得見手張伸使之自
言也有自盡之罪律手其惟不救何其一欲深謀以假王子假大臣之說許
於清國國書大誤不斬其頭懸保首級可勝痛哉既入留中且忌自
逆賊之揚顯大言曰由惶當之康來索取手八千兩可鮮都下八千兩

在者不斬尹煌何以為國乎夫小武人因先生見視文士如奴隸
宗守正諸人尹煌李一相俞棨俞榥等趙絅金壽翼金益興李行
遇等門黜

尹煌字德輝 坡平人號八松 牛溪壻吏議贈領相諡文正 公文
世坡平人居尼山家微不學性淳謹家富喜施生八松子孫多出名
儒 仁祖丁卯講和後八松疏以為今日之和名雖和實則降也
上曰以降之一字勒定為罪名姑先削職付處三司伸救從之 丁丑和後
上曰尹煌以和為降去年請斬江都行宮今乃如此尹煌之言識也命
宥永同到配不服食快皆痛書如居憂者蒙宥不敢還舊里戊
寅始歸尼山時虜徵天朝以我人為助公曰賊下之卒豈有可誘一王於

助兵判士大夫無面目於世矣自是絶口不言時事己卯卒追命欽
以常服加用公服賤者祖同知濂事用倬材植之楚于講堂下以根茂
枝達諭諸生徐務其楚之之志令明倫堂旁銀杏二株也倬則八松祖
世八松之弟陵村煃獨善江都狗節子策林宣峯抗義遯士葬一春潭
令後村子進善元峯晟村子明之齋抵議致豊富推掌令
李一相字咸卿延安人號青湖月沙孫也文衡
俞棨字武仲杞溪人號市南大司憲　虜亂以議書慮駕南漢
大臣欲以世子還虜求和會欲諒進前日行宮岸斷邦彥則必無免
但已禍今日不早定王法則大義不明臣聘士良之虜書杜漆模主和
者草某書公復入對請親御城門焚書廟議執送斥和人公亚既

請作高帝無之事乃見於今日主和者敢欲迫脅儲君投諸虜口必欲
青衣耶　兩聖因此搆會豈隋名後且知白馬之和無一報於青城之辱
也亂後既林川家宿後日與士友畏之讒誚絶意世事　仁廟昇遐上
徽號公以為既有　仁字又用仁字不可云云　潛者附會侵潤以撼　上
意既從城西家除請可用全以去就爭之上許之歷官國子　既請牛栗從
祀　聖廟又喪服制主朞著家禮源流義史提綱江湖問答又其書
十表
俞棨字武仲杞溪人官直月為正言上疏斬使復等異和事和言甚切直
亂已追從尤翁以事名誤國為罪編配丹陽有文稿
趙絅字日章漢陽人

金壽益字星老安東人號青岳參判尚寯孫參贊光煜侄生繼文
文科義州府尹贈吏判諡忠景 公資貌雄好學臨工声參藻蔚
一時文士碩儒之交無出財力講書屋於正室之傍與之同業薦礼非敢
方盛公以玉堂之選爲罡上章疏示和礼後薦當示和人其庭者相請以
清德以下十二人傳送薦啓亦無爲上所書臣一時名流爲雖使之方保循
擴僅免入付廢武補魯陽勉行一書行文科參判
金益熙字仲文光山人號滄洲沙溪孫益勛
李行遠字
鄭垓字子精東萊人
○城兵回時留孔耿之城乘舟而下與我國合兵犯椵島我國則以柳琳為首

偽林慶業爲副將因犯椵島島在海中先是光海三年間奴陷遼東都司文龍集遼民來據椵島稱都督隱其敗每以捷聞天朝又侵掠我民清兵出遼崇禎己巳經略袁崇煥以便宜誅之以陳繼盛守椵島劉興治殺繼盛得官張燾等殺興治於島中推定沈世魁爲都督至是虜使孔耿二賊因我兵攻椵島柳琳到鐵山謂虜曰我國先到若勝則子女玉帛我當享之清兵難之曰冬病雖涉海林慶業再代公宜留先滅賊請慶業同策慶業曰島之一面阻山島人不設備可潛入賊如其言陷島慶業佯托臣還多殺賊兵而陷島專出慶業之計及入島我軍之殺掠僕人甚於虜漢人曰罵天朝於有何讎背恩賊臣如此勝手云云都督沈世魁死後宣明謀知柳琳主虜拒拯兵淅因海船來宣　是年五月有鬼夜自言過屋下三匝其聲如嘯之聲

名斷々見一日賊中大亂閭內擾動四大將領軍馳到則虛事也三南人多
被其害方入林時高声喧譁全州人初不知鬼財迹然乃散也辰後又來襲
人持杖擊之如星落瓶之物落地堅如石以斧破之十數自內飛去亂後究氣
野語云　月是夜語曰丁丑年間夜半伐木之声自遠而近往深則不見
不聞初自嶺南至京中一日夜半方有吶喊鼓角放炮之聲殺伐之声震動
天地火光如晝閭內素驚以林暉差督戰御使林方入見玉達一快也由其
二將馳至闕下　上召門引見將長軍士未至有每寧山谷兵殃枉死之
魂致此災歟　果日有役壓窟能若數日人內手亂於某人數百禽
摩火燒之無得免者其名驗矣九月以左相權言為謝恩使道路陽
清使誅滑大來領其屬物私行符而智納宿妓醜穢之狀不可言又使

本國立勝捷碑於三田渡其文大清崇德元年十二月皇帝以壞和自我始赫然怒以武臨則擣而東莫敢有抗者時者我　寡君棲于南漢凜凜若履春氷而待白日者殆五旬東南諸兵而相繼而崩潰西北勤師逗撓峽內不能進一步城中食且盡當此之時以大兵薄城如霜風之捲秋蘀爐火之燎鴻毛而皇帝不殺爲武惟布德是先降勅諭曰來朕全爾否則屠之有若英馬諸大將承皇命相屬於道於是我寡君集文武諸臣謂曰予托和好于大國十年于玆矣由予惛惑自速天討萬姓魚肉罪在予一人　皇帝猶不忍屠戮諭之如此予曷敢不欽承以上全我　宗社下保我生靈乎大臣贊之遂從數十騎詣軍前請罪皇帝乃諭之以德附之以恩一見而推腹心賜賚之典遍及諸臣禮罷即還我寡君于都城立召兵

之南下者掠府而西曰岑暮郁衆遠近之雉服鳥散者咸復歸居環東土數千里山河依舊矣霜雪変為陽春枯旱変為時雨既亡復存既絶而復續此實古昔以來所罕有者也漢水三田之渡皇帝駐蹕之所也壇場本為我寡君爰命水部就壇所增而高之又伐石而碑之垂諸永久以彰夫皇帝之功德直與造化而同流也豈特我小邦之永賴抑亦仁声武誼無遠而不服者未始不基乎茲顧摹天地之大畫日月之明不足以彷彿其萬一謹載大略

銘曰天降霜露載肅載育惟帝則之并布威德皇帝東征十萬其師殷〻轟〻如虎如貔西蕃窮髮暨夫北落執殳前驅厥靈濯〻皇帝孔仁誕降恩言十行昭回既嚴且溫始迷不知自貽伊戚帝有明命如寐之覺我后祗服相率而歸匪惟怛威惟德之依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

震東弓戈何以勝之駿馬輕裘都人士女乃歌舞乃我后言旋皇帝之賜皇
帝賜所活　哀秋萬杯御秋樽事金既依舊翠鬟非新枯骨再
肉寒荄復春有不歲歲大臣之頭萬歲之韓皇帝之休史提學李昇奭制命
知吳駿書奉判呂尚依篆書篆字宜書李相璜入耆社賜几杖寫真作
花庵作書有壽而康也宜哉之語蓋朱子識孫觀事也李相初不覺揭壁
後知之剗去　初張路各碑以朝命擬出有乾清坤泰語康以為以清識其
泰不用後路各異清隆庸之旨昭明太子有言閑徹士白玉微瑕乃在閑情一
賦之之蓋以換碑為未盡也張判書善徵請改不許
○先是己巳遣來日本僧玄方致對馬島倭平智廣來玄方曰寅戌間山戎來
侵朝鮮夫隣之義不可不赴援又曰請於　天朝駐兵朝鮮共天朝相合進討

天朝必許通貢云云禮官答以朝鮮今已擊却之至於乎通款貢壬辰秀吉
逆天皇帝征討今関伯雖改秀吉之號為豈以此聞于 天朝乎云云方歸以不
斥斬頭中路設宴却之不受後壬戌宣日本使到釜山請上京面陳不許求
見本書終不出見而去時有流言倭送五島四路馬圖朝鮮未解意成島清人
困朴箚之回値徵五千兵馬發西兩五千到鴨緑來逆山國沒只自書決柳琳
獨與二千兵留屯啓曰軍皆潰臣亦欲死于君士云詖胡出來督琳率兵去
朝廷又以兵使李時英抄軍充數追送是年十月日發三十萬犯順錦州衛
守將祖大壽迎擊大破賊兵燒盡賊奔還此是 中朝第一捷也我星州人
李士誠聞之籍是行也州設酒送之士誠不食曰以我等助虜攻天朝我志
有定矣既至錦州與天將祖大壽對陣士誠初放炮不施虜覺之推出擬刃

士龍不爲動虜酋釋之曰後勿如是士誠又虐於虜怨甚備不救自爲飽死而
飾之士誠乃到於救一虜之遂亂所循之祖得謀知之大損書曰朝鮮義士李
士誠虜亦義之許歸屍之葬于星州全節不嫁朝廷官其子善爲萬戶並行賜
有祖大壽渾樓柱容厲祖即承訓之孫而兵敗降虜志申泠崖赴燕時題
其柱曰任虜其宅半穢零門巷蕭條草木手等是男兒終有死李陵
何事說家事

清差出來致義州府尹黃一皓

黃一皓字翼翼昌原人秋浦子官府尹贈贊成謚忠烈 丁丑義州品
官崔孝逸賣田宅貨再入中朝爲把拯清人間以親之使知漢人皆匡於
孝逸旒居待君自中朝來寄傳消息保受書來旒居信之書給謗

札且言本府尹黃一皓再數孝逵之所為曲護親盡之於是清差清人生
来入闕典上　附目語仍納崔淮諺札使本国擬律領相李聖求左相
申景禛以處斬擬律兩律及鄭命壽出坐南別營門外使自官庭主往
旗張翠臣筆及一皓一時斬之人莫不流涕　公為人慷慨據當大事時
時猜疑之臨刑辭止匠慕累無怖色　大菴集曰崔孝逵義州武人也丁
丑後慨然自誓閉戶不出一日全家浮海歸正于　皇帝虜知之使間者
詐為孝逵書寄生生在義州者其甥秦曰叔若因黃府尹密通本国則可
以復通天朝虜獲是書殺姜瑒崔命遂被害
鄭雷卿在瀋為虜人所殺虜卿以鄉世臣世子留瀋時鄭命壽以殷山
官奴深何之役降虜為通事狀勢微責殆不可堪雷卿與吏姜孝

元帶逐命壽為訛胡所覆磔兩人于境上世子救之不得執手而泣曰南殿下未
之日卿宰皆彈丑行公獨挺身庭爭共若三年遂至於斯無以為心公望闕
西四拜天為老世再拜庭吾就死不變神色年三十六當卿臨死以血書帛戒其
子勿讀書勿赴舉付鄭相致和歸遺其子維岳硤我登生負魁　孝廟招
見賜銀廿兩日甬文之死金而君忘之耶今年顏日甬形似文伊得康交
阮維岳畧無憾答　上此有所懷耶維岳只為西賢庭祀之事不言復
讐事　上薄其為人後登第謁鄭相拒不見日甬文之言吾至今不忘
維岳既走湖後人購良馬維岳有駿歸據其價出賣又附南人做達官
有人傳其入日四詠顧祖納馬忘文盖其曾祖順明也擯今審戲日兩
人欺以千金購殺令公閔宗道日今公勿憂彼雖購以千金吾輩山臣肯

出賣維岳笑西廿心維岳張思孝伏中匪誅

○痲核之責我國之貴南烟我國使行称高無数因此朱夫清人多燒烟汗大抵一切禁断犯則斬之移文我國斷之時清人買禁貨之我國亦死潜賣南烟一握百金以此我國銀貨盡賤後商人等以生植遺彼國為天下通用物銀貨不来矣蓋南靈草始於南東盛於日本光海戊午間初来我國謂新舊人不知用張維最先嗜之於房欑御其醫金蓉詰責於楊前其後人皆過嗜於降舍人皆謂痲其魚肉油膩去氣朝人傳說以為玩物而不信之便人謂痰破魂出云自南洋國云浙江人朱佐云中國推為烟低知拾烟草百年間閩中有今遍天下云　時内蜘多熱設之南詩擄使以饋之備品有日當之自　宣廟朝僕之遂受賜矣自今烟說

啓下御得自前兵曹單望啓下自今備司備望 時朝廷用相臣崔鳴吉
議得丁丑事狀具有移咨陳都督洪範纂聞 天朝而慮未得達今年
兵林慶業求得僧獨步抵洪都督承疇凡三次往來始得用咨日貴
國君情天人共鑑轉達 天聽側念方勤豈復督過安心協力以效帯
揄云甚誅柳碩朴啓榮李煒等啓南漢出城之際金尚憲托病曾臥終
不出見望家驕傾擇便偃臥春官異域之行辭在賓客初無頓悛終不
報廷請遠竄鄭蘊自絕其名不知分義請罷職 上既不聽於金鄭
至是頻入臺言交劾李景奭遂白金鄭所執乃臺之正論何可罪之南波
縉曰南漢時丁年古所無之變獨辭千古所無之節如人雖不可以人理責
之柳亦何以肆然亦正若是無憚於此之尤亡之月卽朴啓榮子俊彥劾書

王公各執骨去李得用柳碩李聊落未詳金尚憲之名求寄示都自御承
吉申得諫書金公系不能胡又以前正言曹漢英初時參以性并書之以名
入退處於胡請拘三人瀋陽申得淵每拘因初得淵見鄭命壽乞哀命壽
曰君言斥和人可得生矣得淵書給三人名云辛巳春金尚憲曹漢英蔡
以恒申得淵四人自出館押赴于衙門所謂質何王者坐衙訊明反而部官
齋會請四子坐于西壁使刑官出門外先問金公曰　國王下城三日不為
隨來何也答曰病重不得隨行耳又問曰差病則當來王京直為下鄉何
也答曰七十致仕不敢臣官耳又問曰不受官爵逆官教何也答曰
國王已知老病別無論職事退臣官教之言出於何處又問丙子師從後之
時發議陳疏何也答曰雖有所云　國王不為採用爾國之事以吾言有不

浮民邪辭氣焰幾少無底狂鄭命壽亦欲服傳於諸刑部官民甫國為
此處萬不徹然次向申浮問曰夫馬之啓此之何也答曰就時在湾我國欲
以價銀入送吾以為上國既有徵栽之令往先送價事極未安果陳所
見豈有權議乎次問曹漢英曰爾以何事陳疏乎　答曰頃接大臣講論
諸道上疏以形而已丁丑起草登第資身則時負為兵部郎與前官兵
其無他意可知矣次問蔡以恒曰爾則以何事陳疏乎答曰只以恂賦之意
陳疏矣更向申浮問曰曹蔡所言如此爾所言何相左耶申曰誤聽嚴問
之際只以傳言先之疏事未的知耳鄭命壽顧日此日湾上言於我為如是
爾何敢乃爾刑部官一二入告貿可王郎押入內庭問答無門外無異貿可
王與諸人相議曰金也果是望哥貴業不已望哥為清諸極難之極也

旅則出鳳門外使刑部官爲目而子所模擬尚不知將處若當死中洋閣則
大馬閣送陳疏作標以致不及姻昔漢英則疏請賴接臣僚以是謀爲
不美之事恭以恠徑役之說必指出常軍糧與師而竟也四人之死罪一樣當死
中洋閣書漢英雖訴曰奉旨辛陸可知其寬洋閣又豁免命壽日以今
公所我金公擬謂諸人曰即功當死之人雖常乞得生手頭毛不衰舉止自
若清人兩嘖嘖用猴金判書不敢爲言刑部官押四人還送五館牢收日
後詰朝以日命来告世子曰今番十二件事本国即皆服罪自四人兩即押送長
皇帝特貰既往之罪四人等從當處置朴潢兩人有可問事從速入送可也仍
屏左右密言望諸千精炮五百火兵自備糧三月二十日到此聽視事也三月
同知朴潢入送世館拘留八月參贊李景奭以守貳師入瀋陽十二月清隊扁

重始許醫官入見龍胡事即令壽社出解招見申信問曹漢昌答以皆有
病名龍胡問朴潢曰南漢不從王下城金判書外又有三人云誰答曰未知之
也龍胡歸告汗曰金尚憲病劇他人皆有病云之時昌與以言詐善因以令生還
之言啓陳於春宮春宮使右官等落落之後復於胡將謂以路遇之一日云請主
招世子使龍胡傳言曰出館五人罪當死特用寬恕令二使領出於義州拘臣等
後處　是年光海卒於濟州
壬午李烓伏誅　烓為宣川府使時潛商漢船事發清人執囚將殺之烓為偷生
計訴本國陰事以為崔鳴吉林慶業遣僧通信南朝李敬輿不用崇德年
號申翊聖李明漢為南朝守節云云清人來執申翊聖兄弟及三四名大夫
與崔鳴吉臣領議政世子明其見陷事遂已贖金乃歸反烓還國誅之時

林慶業被執虜逼入中朝來我陷清陣請不屈以為義士檻送本國金自
點以吾官挾禍讒殺之

林慶業字英伯平澤人判書整之後居忠州好弓馬有氣節丁丑為
清尹城使孔耿二將與我國合兵攻椴島我國以柳琳為上將林慶業為
副將密通島漢人呼曰天朝與朝鮮有舊事陷島之功多出於慶業慶業
以功受清人賞云伐寧為平兵時相臣崔鳴吉使慶業募僧獨步出石
送請於達于南海　　上嘉其誠賜名誠忠得回答而罷後為賊臣
李烓所訴虜協我國執送得軍被執且去壬午十一月辭朝行到金
郊驛自度我請不匡身殆難顏無其處死為吾分赴　上國謀變
雪恥回我鶴駕即發脫囚行江原道路入麻浦見事善商人李

武金具告耶地數與偕行武金日何西圖行曰君得一隻船十石粮五六
篙師則可濟矣廷得海西南京至登州依牌州態時呂宗警未發
為禪得馬登舟從福清陣中廷母宗語謙不屈以為義擬廷本國全
自縣以委官據松溪救之路死大言天下未定不可殺我負國人無
不義而殺之
時西伯向聖徵西伐執孰轉丑庭辭等直切清人殺之　旦菴集曰丙子
後　上寄議直諫事勢從海道之內則有先機主之外則西伯鄭公大和
主者適海氏善般者廷之約曰若為清人所獲則應之曰漂風某地耶在
某邑某品也又作休遠浩日我人載某邑木若需到還之一船果被獲船
所對無差廷見所書廢入中服天子優賞甚某寶何遣差龍謝船泊

營川公令府使李浚厚給粮送之壬午清人執浚信我四子出來鳳城行
查獲公自嶺營 急赴呂大日至鳳城清將出公抵浚書詰之曰誰書曰
吾也曰不捕送大朝潛貴糧何也曰吾於漢人豈忍捕殺無粮則不甚不
退將爲大國所覺故與之粮急送之此吾罪也清將義其言事得釋
鄭太和字囿春東萊人號陽坡領相謚翼憲昌侍孫 嘗爲湖
西伯曉如雨知亦與其所賠婦匿於寢房祥將急告之公大笑曰此
豈害我者乎我寶匿其婦豈敢污我所賠乎竟不問

相臣諸人

金尚憲字叔度安東人號清陰自號石室仙源弟 曾爲禮科官左
相謚文正 公與柳希齡爲吏 柳誅公特中第往屍所收服人

謂不可公曰柳非僞造不過貪賄畏勢生薄徒瑕死無可絕之義 因循
信曰某宰與清陰同入試院某宰曰吾家婦女得受賂之謗而吾實不
見公曰設若受之公安得知之公於婦女之言能一切不聽乎且聞曾從之公
曰此非以賂行也安得無謗公若一無聽從則雖捷而使納賂必無遺
爲某宰大悟一如其言其婦人輩常罵金公曰老頑自謂清白足矣
使令人效之使稱譽若如此南宮記聞曰清陰嚴親因知公素有豪
氣又善諧謔清陰必正色規戒因知公每聞清陰自外來輒諧謔歛
論之際必握手止之曰吾家御史至矣 壬申以柳宮追答 元宮謝
疏勤近年丙子下城自復爲李白所祿使不得自保己卯疏曰近日
朝廷從其使發兵助兵伐 大明卧薪嘗膽今已三年雪恥復讐

指日可期豈意金使金甚欲不顧天下後世之議將何以見
先王於地下乎庚辰因柳碩輩啓請虜索斥和人解陽以我國本無斥
陽名對之中得闕以公名書示遂被執北行　上遣中官賜貂裘既至
詰相以為示衣冠携杖扶人而入不為揖拜坐而卧氣辭直凜然少不
屈虜使達生公又扶人而出虜如此無心病人何為扶人而出乎得聞而
扶行如公之為虜人稱以大子以杖打之翌日令我國臣宰會龍胡館仍
招公入宰臣問當生處虜曰臣既決公不為生十二月始許出送拘囚
于義州世子遣中使携酒公起拜作詩曰流歲遙將故國思一心推幸
近青陽明朝獨鶴遠何去回首青山淚滿衣數年拜世子出瀋門
望見使官給糧賫來處以李浚告事濟以公入瀋與崔完城同

迴世驟夏解匠贊官臣田子徐之張謝公終偃臥不起甲申還　公與

林臣虎婿友善林先卒　孝廟辛卯林之子譚傳世使在田公與

書曰夢與先公公在山中台而在座各吟詩吾詩云林香正好佳

期在先公詩云歸去秋山待故人餘不記云云未幾公訃至一旬林亦捐

舘

申翊聖字君奭平山人號樂全又號東淮象村之子年十二尚貞

淑翁主封東陽尉謚文敬　元宗追崇議公曰可為而為孝也不

可為而非孝也　上切責之丙子虜逼請堅守曰自古和議辛事

丁丑清禁其書入對言天朝不可絶椵島不可攻辭氣激烈涕淚

被面　上屢俯首顧而已時守正諸人尹煌等得罪公請與同

罪不報辛巳因賊煃搆訴與清道丑去被拘公衷能少異又被
每不報有加世子明其誣事遂已甲申冬遷與子弟書留連皇極
經世東史補篇　上命刊行　公以文章節義聯與趙皆一時名勝
人比君之王子敬書法步楷隸之二王篆工八分篆籀一時金石之刻
以不得公筆以為恨國家用賁神版公之手迹十有八九可見文
章之美也親扃所指吮疽立異於廢母議其賢其節為華厥
之第一也
公嘗於路上見一女姿色絕人其名玉華當晨愛後舊屬州妓好
是遂死魂悍不已未幾寢疾日久病困假睡之間見玉與公同卧歡
眠如平日仍魘傷人頗有厭色子弟不得已牽開戶而出未久公

李公善推數知所以必貴取爲婿洪公哲嘗會於公家四十
年不改名公之子冕聽妾觀洪如玉眞公點推冕必死洪手常從
容言洪公乞冕之命洪公辭謝不敢當再三懇之洪不許公長嘆而
已
閔聖徽字士尚呂興人號拙堂操軒有字之子光海乙酉官刑判
書 仁祖乙酉赴京卒于玉河館贈議政諡肅敏 甲子适變公爲
嶺伯前兵判權緒在道有逗遛狀公先斬後啓賊平公以擅殺
見罷庚午副元帥鄭忠信欲捕清世爲患宰沐公疏懇主不忍棄
清修義州城又築白馬劍山慈母山城先是義州人鄭命壽被
虜入北用得諭胡將來往與傳語有回諭公以西伯兆之曰必斬

汝頭命壽大怒欲自刎公以朝命入椵島見劉興治興治請根千
斛廢使啓聞拘執不送公曰朝廷必生代我高清於許方伯可也劉
知不可屈送之壬申金人借師入陣鐵山城公單騎入陣見其將曰爾
何來曰借船爲椵島公曰爾國兄弟也天朝父子也輕重何如賊知
不可屈退去丁丑講和後以兵三萬由西路歸軍次沿路征掠公
其陣責負約衆將内勒其衆一道賴得全庚辰與清虜被執出去
乾講辭正直清人畏之乙酉鄭命壽以勅使出來公爲遠接使伴小轎
馳馬公即從上杖殺之命壽大怒曰前日欲斬我頭今又殺我從人欲
將入告皇帝及到安州謂人曰我國聞從非此一人甚憚之也子九挺府
君亮爲牧使而此命壽朴瀇錦翁東說子大匡拘留畏志法

曹僎英字守而昌寧人號晦谷雪汀天香子參判拘留還孫亥

望

李敬輿直夫全州人號白江東皐從孫子頎相適天貞 珍島與

德院子敏叔敏迪敏章敏采 辛巳為瀋獄所構入瀋與清陰同拘

一館後得還 乙酉建儲時諫言 丙戌姜嬪獄時又諫言島棘

甲申夏以右相奉使入瀋虜主以為敬輿前有罪雖赦不得許其退

職為相拘囚德水大數月參副使浩黃續還敬輿使事乙酉始還

官閒戊子再柳克新等倡變再佯狂作戲曲賭黃及鄭因

知李城面入其中史海朝白江為湖西伯李誠為公州判官白

江與李誠之子百昌友善故呼鄭為大一日自江日尊大前來

磬曲時長先巫覡魂入之狀幸為一覩鄭曰是不難也但下人所見
處豈可為乎白江命辟左右鄭遂同入寢室牢閉窓戸乃揮身
捏扇為巫女降神之狀作白江先君李公徭徭言語動止抵掌矣
笑論其夫婦私昵生出白江之狀奇怪醜事無不至白江欲出而鬧
戸又被執大困一場一日鄭入見曰有緊急事請闢入附耳語曰汝
吾子也因拙去其後白江招老宰令與鄭相親者數人閒談問曰
鄭或近有病乎曰無之白江曰必有病矣願諸公不知耳曰何病白
江曰向者稱有密事請屏人忽從向我稱爺雖欲諂於上官豈
不悖耶以是知其病也諸人大笑嘲罵鄭鄭雖自稱呼子皆不信鄭
反為大困

講和諸臣

崔鳴吉字子謙全州人號遲川公嘗與延陽鷄谷等同謁於白沙卜者金順命適至白沙向三人命數順命曰寅日必而古人臣顯四柱晦三月安有三政丞同生一座乎蒙村精於數學欲取公為婿歎曰此人當柱貴後十年國長子宮不好何後果然登受清社策勳一等丙寅　啓運宮喪退服以服制陳劄　公以為能反開新豈言公與退伏惜而改之因此便執三年通喪之論服之流入追崇祔廟之議為羣議所非丁卯虜入寇山人情危惶斥和者外為大言內實幸和之成畏浮議莫肯言獨公首發以是被彈丙子公與陸瑞鳳李弘胄尹暉金藎國往來虜陣講和　黃江向吉崔鳴吉丙子

事不足為累大衆追崇　元宗事係清陰事可略也然故永

安尉一事可贖追崇之罪因見獨步一事可贖斥清陰之罪矣追崇

事沮廷一隊皆以為不可推乃於遣使上國密陳禮部受詔後乃密

啓禀上國決定固是偏者莫如之何矣　上大臣之遣獨步於天

朝秦丙子不得已之事而為虜所覺每謂虜賊乃責我使執送

林將軍林之命事得臣謝崔乃曰臣獨步林某與臣之事遂

自請行蓋是行也死生何間其時清陰與崔同囚一室只隔一壁

崔初以清陰能有釣名之心及同囚見其雄才不振乃信其義服

其清陰亦崔與秦檜無異矣及其虜中以死自守亦知其本心

非為虜乃唱詩語清陰詩從尋兩世好頓釋百年疑崔詩君心

非石終難轉吾道如探信聊隨化解惑詩是倫集曰逍川在燕進淸
陰白下頻會請陰詩曰成敗由天運須看義與歸雖然反風暮未
可到東衣權爭賢推誤徑營業莫違寄云明理士造次須衡揆
逍川詩曰靜處觀君動眞成網慢歸湯氷俱是水來禍而莫
非求事爭陸時要心寧與道違君能悟默吞天機白江詩曰二志
徑植各為公擎天大節濟時功如今烟煙同歸地俱是南冠白
首翁逍川相語子弟曰以斥和故我非私惡於於我也乃天下之公義
理朝廷之上是非不當與為讐以故如申宏兩即丙子發落人而
是陵兄弟與申執義命圭交往不僭　老菴嘗謂今日無罪鳴
吉和事不敢罪人後之不斥和崔鳴吉為主生於危逆猶或可恕

其後永流當宴聞之時無一人敢生年和之詠只爲甘心屈膝又何
以服鳴吉之心 鳴吉子後亮言集與父在後堂忽有明儒一僧
入來其父與僧獨入密室集潛窺聽其僧瞋目視其父曰大監
與祖廣總兵相親乎 此僧即獨步方受林將軍檄文來與其父
議詳 中朝也 初崔相叙奏聞而無可往 天朝者會有僧
名獨步薦居香山入椒島轉入中朝因洪承疇軍中從戎 承
疇送獨步謝東事爲巡江牽制獲西師林慶業送之京師與
語可堪大事具奏聞遣送後爲賊諜所告清人索執大臣有相
曰初聞名義天下臨死豈可諉於人以免乎及坐瀋因繫後與
世子同還慎齋曰今以崔相書參檢比則是大不然揆而爲全

盡忠之人崔為是家呂日國亡自死為義以死為衆集當無辭若曰
不知而慮可謂則實可笑說也其後不忘　皇明以伸捐生之義亦可
贖前愆也昆侖集曰崔月之送獨步也鄭陽坡為西伯主其事獨
步久不還公以律寄鄭公探消息托以懷仙詞曰重海微茫照
間眼穿何處覓蓬山張騫槎蹤仍多阻徐市樓船久不還異被秋
風欺白髮歡迎仙窗借紅顏年來無限傷心事憶昔蒼梧獨
掩關
金蓋國　人號瘳齋判書　為戶判有進銀　每朝事親自臨封
有吏員一人潛取一錠藏之人無知者金獨覺之佯不知即罷坐匠
銀於一房使其吏員守之待明開坐其吏員自念銀不準數則答

將歸畢不得已以其所竊還之翌日對無欠後十餘日以微事斥其
其人
李聖求字子思完山人號汾沙兵判希儉孫吏判晬光子領相廷龜
貞肅廢議時持正不撓反正陞為司諫墓碑曰丙子虜稱帝朝議
以為當絶公曰我力弱不可先絶也虜既拘埜而歸公為右相從世子
行公一子在虜中責金追遣既還誣公為府事贖子公罷相三年
已復入相世佐至言無一語陰厚内治罪書死公極言辨之佐意忽
一皓終見殺壬午有李烓事將族其家公上議曰此言出於傳聞
必得其状然後處之可也群議以為護逆罷職公居西湖穿小屋曰一
晩休癸未叙為領樞卒年六十一生五男尚揆同揆昌揆碩揆台揆

婿李一相韓五相夫人與長者尚撲及其妻具氏節死祖國同撲子
孟化臺撲子主陽碩撲婿李頤命同撲婿李沃　蕭敏求男東
東州吏參以江都事齊
李景稷　人号石門白軒見戶判曾孫眞倫直儒
洪瑞鳳字輝世南陽人号鶴谷又林天民子名璧春卿孫黃綱谷
婿頻相與天益城府院君謚文靖公母夫人柳氏於于堂之婦也晚年
退呈毛詩讀書堂登覧守直老姫不傳素玉盃曰非胡堂先
生不得飲夫人曰吾雖婦人尊畧為胡堂夫為湖堂子為湖堂
夫之弟為湖堂吾之侄柳湄為湖堂獨不飲此盃乎一時傳為美
談云公早孤柳夫人親自教授勅果甚嚴不受則往之流血累千

其苦錦褓藏之家之典替兒之勤怠係於此顧不重歟其〻又兩
也必瞞帳而聽之日或善誦我必有喜色集見易生驕怠之心故
為諱蔽云 公遊時與諸兒遊閭里洪相還家爭析連名洪公出
欲管之諸兒散走公獨不動洪公奇之招向汝若作詩吾不管公
曰可矣洪公呼秋字公應聲曰相公池閣冷如秋又呼遊字又應曰
童子携朋月下遊洪公大驚歎試觀縛呼字昂應曰昇平大業翁
何事但向童兒不向牛洪公匠之生日是吾必坐吾席矣
李弘胄字伯胤號梨川宗姓原相郝元附謚忠貞公兇墨宕
大清介絕俗筆力超倫
丙子後不仕人

李埜惇字淳卿韓山人牧隱後丁丑以獻納歸仰不赴號西歸子贈

康青亭毋山祠兄興惇字油卿號雲菴以司諫亦歸

柳興龍　　人號墊翁希齡孫丙下城痛哭入山贈監察右表

金是樞　　人字以承陶澗又號隱菴受參奉不出人稱宗碩處

士居安東西十年而卒八男七女子孫百餘人

韓如海　　人號海軒丙子節士

中曼字曼倩平山人號舟村衆樹臣孫趙滄江婿丁丑後廢舉

放浪樵釣讀兵世稱異人

壬午日本為其祖求福建社堂於日光山家康廟傍遣差倭頭得

容翰及詩為扁額誇耀國中　上不欲孤其望　命義昌君珖寫額

日日光諍界李明漢作序李植作銘吳竣書之金瑬崔鳴吉洪瑞
鳳申翊聖李聖求金藎國等作詩以賜之
癸未通信使尹順之趙絅等回自日本刷還主本被虜女男十三人